

臞
軒
集

王
邁



欽定四庫全書

臞軒集卷一目錄

廷對策一首

卷二

奏疏四首

卷三

論七首

卷四



欽定四庫全書

臞軒集

1111

論十二首

卷五

序二首

記十三首

卷六

啓二十九首

卷七

啓二十五首

卷八

啓二十首

卷九

啓十九首

卷十

雜文十八首

賦四首

卷十一

墓誌銘一首

祭文十四首

卷十二

古體詩七十六首

卷十三

古體詩四十三首

卷十四

近體詩一百九首

卷十五

近體詩一百一首

卷十六

近體詩一百二十一首

詩餘三首

欽定四庫全書

臞軒集卷一

奏疏

丁丑廷對策

臣對臣聞治道無窮本之聖經則愈求而愈者聖學不
息施之聖治則愈久而愈新蓋聖經非小用皆所以示
萬世帝王出治之規聖學非具文必有以得隆古帝王
求治之實終身求治於學無得是之謂不知本究心於



學而不及見之設施是之謂不知用必其學日進於一日而其治日新於一日然後可以無負於聖經也矣臣恭惟皇帝階下圖維政治之久更閱義理之多日御經筵講學不輟咨訪儒臣切問有加茲復延見四方韋布之士賜之清問俾之窮聖經之奧明人道之務竟其條貫以為對臣誠不佞竊謂階下前此凡五策士矣皆未嘗援經以為問今茲之策其諸有見於治道之真不可以無所本歟以階下聖學高明而猶屈已延問如此其切臣有以窺階下平日之學不徒求之章句必欲見之政治今日之不責之以空言必欲因言

臣一介淺學生長明時固嘗涉聖經之涯涘而求究其淵源何足以稱塞聖問嘗然聞其略矣請先以歷代帝王之所以學者為陛下誦之之而後條陳聖策之所及者可矣臣聞五帝有心學三王有家學漢唐之君有諸儒講說之學循漢唐講說之名而得帝王心傳家傳之實者其惟祖宗盛時乎夫有五帝之學則有五帝之治有

三王之學則有三王之治學止於諸儒之講說故其治亦止於漢唐而祖宗之治所以高跨帝王俯視奏漢者以其有經筵講說之勤而兼有得於心學家學之懿也昔者文籍未生典謨未作所學者何書廣成君疇之徒無所規尋其聲光所與從學者何人但見夫危微精一文宇不立都愈吁咈訓說不形信乎為五帝之心學也商之高宗自監於先王成憲之外無餘學周之成王自率由舊章之外無餘學彼其故家文有所謂聖謨之彰方冊之有者皆其平日之所服習而力行信乎其為三王之家學也更漢歷唐好學之君前後相望講學之臣代不乏人然而心學無本家學無傳則亦徒自弊於言語文字而已矣故刺經以作王制非不知學也而黃老清靜之習得以汨之故大帝之治知富而不知教詔諸儒論五經同異非不知學也而雜霸刑名之術有以錮之故宣帝之治見刑而不見德以銳情經術之君而躬行仁義之不終以無逸為圖之世而改為山水以自逸則

雖石渠白虎之開宏文集賢之置祇見其地之為文具耳雖廣廈細旃之講前師後儒之延但見其官之為具員耳學無得於心傳家傳之妙而僅止於講說之美觀此其治所以止於漢唐歟恭惟祖宗列聖相承以正心誠意為學之本原以尊守家法為學之綱領以儒臣講讀為朋友切磋之益以宮庭隱粵為暗室不欺之地故觀舜典而歎後世刑網之密講泰卦而知君臣相通之情得九經之旨於記之中庸悟九族之親於詩之角弓所以貽謀燕翼者此學而所以纂承紹述者亦此學所以為百聖繼絕統者此學而所為生靈開太平者亦此學是以宏模懿範醲政美化輝奕帝王之上有非漢唐中主之所敢望者豈非祖宗之學得之於心傳家傳之妙而不止於漢唐講說之故事歟今陛下之學祖宗之學也而陛下之治猶有愧於祖宗之治是誠天下之所共疑此臣未敢以今日聖學之新為陛下喜而必以他日聖治之新為階下望也臣謹昧死上愚對臣伏讀聖

策曰朕以寡昧獲承祖宗之緒宵衣旰食臨政願治二紀于茲固嘗延進多士冀聞讜言未嘗不虛已以聽志勤道遠每懷惕若臣有以見陛下思致理之惟艱而知求言之有益也臣聞人主之德與天同運不可無剛健不息之誠人主之治與日俱新不可無奮發必為之志陛下願治之心不為不切而竟未有以副陛下之願者意者新天下之機在陛下未知所以運乎有復夏配天之志則雖一成之旅可以新一夏於紀綱既亂之餘有內修外攘之心則雖十乘之戎可以新一周於小雅盡廢之後烏有堂堂天下而不思所以作而新之者乎廼者恭聞經筵講讀聖意有於仁明英武之旨而曰武乃斷決之謂陛下之所謂斷決即臣之所謂作新者也而而臣之至愚極陋猶必以日新之治為陛下勉者非欲陛下一切更張以激天下之多事非欲陛下專意慧察以搖天下之大本也亦惟願陛下先明朝廷之意向先定士大夫之議論而已矣蓋朝廷之意向不明不足以

新天下之精神士大夫之議論不一不足以新天下之耳目此臣之所甚憂也朝廷之意向天下之所趨也今朝廷之意不達於士夫士夫之意不白於天下使其意果在於堅定歟則當以謝安王導鎮撫江左之意明示天下使之為安靜之謀使其意專在於振作歟則當以勾踐種蠡奮發復讎之意明示天下使之為興復之計夫何徂於畏事者不量時勢之逆順而有懲創太過之心喜於生事者不揣根本之強弱而有輕舉直前之

快無心於國固安於廢放而不屑為一有志焉又茫然不知上意之所向而無以為用力之地此意向不明臣知其不足以作新天下也士大夫之議論國是之所從出也今上之採謀獻策則謂莫若謹守格法與天下相安於尺度之中下之游談聚議則謂莫若削破繩墨與天下相從於邊幅之外尚儒術者緩不及事主吏議者輕而寡謀持刑者曰吾知有國憲爾雖微損忠厚之意庸何傷征利者曰吾知有國計爾雖小戾仁議之說夫

何卹一遺敵之幣或曰予之便或曰拒之便一流民之歸或曰受之是或曰却之是其始紛紛殆類築室道旁之譁其終悠悠誰當發言盈庭之咎故人心之既協者或惑以異議而搖動物議之未允者不參以正理而改圖此議論不一臣知其不足以作新天下也意向既不明白議論又不純一陛下雖屢求讜言臣未見其言之有益於治雖每有志勤道遠之嘆則但見玩歲愒日而已矣臣願陛下以日新求學之心而施之治者亦必又

日新日日新如陛下之學焉則天下之治可以符聖意之所期矣臣伏讀聖策曰間者日御經幄延訪儒臣相與講論切磋朝夕靡怠益信夫六經之道窮之而益深測之而益遠子大夫以儒術策名咸造在庭其有以推明大義使朕措之天下國家不亦休乎臣有以見陛下欲按經以求治且俾臣等各援經以為對也臣聞治之不可以不新其求尚矣六經之書帝王出治之本也而求其大要亦不能外作新一說夫周雖舊邦其命維

新則詩之所謂新也剛健篤實輝光日新其德則易之所謂新也康誥曰作新民書亦以新為言矣湯之盤銘曰苟日新記亦以新為言矣周官布政於正月一年之新也春秋繫事於元年一國之新也陛下日與儒臣切磋講論亦嘗及此否乎人主之學與經生學士異求訓誥之隱微泥文辭之同異此經生學士之學也求之聖經之已言質之古人之已行舉而措之天下之事業此人主之學也臣伏草茅之中竊聞陛下蒞政之次年姦臣擅朝陰勸陛下臨朝淵默法天不言者十有三年一旦天開聖衷翻然改圖又十年矣比日以來天日開明睿號渙發每於經筵間得之如論治道有體則有用賢委任之言論諫官言事則有明目達聰之訓論用人則知君子小人之當辨論用兵則知帥從中覆之非宜堯言之大布在天下不一而足是聖學之新蓋月異而歲不同矣而聖治之日新未能如聖學之日新故臣願陛下自今以始或於講讀之暇或於延對之頃俾儒臣於經

學之中紬繹古人作新天下之大義朝思而夕維之其
理甚明何窮之深其効甚近何測之遠則以此作新一
意措之天下國家如運掌之臣之所以推明者外此亦無
餘義矣臣伏讀聖策昔者六經之書作于天縱之聖皆
所以統天地之心而垂萬世之法也名雖有六義實同
歸今觀經解所謂入其國而可知者其教亦有不同耶
豈因其才而教亦異耶抑教之固有次序耶後世儒者
益之以周官亦古義耶臣有以見陛下欲求六經理義
之指歸而考訂經解周官之同異也臣聞夫子之作六
經百世以俟聖人而惑者不也易以發三才之蘊幽而明
之詩以達上下之情宣而導之禮不止以升降揖遜之
文紀之也教民之中者在焉樂不止以鏗鏘節奏之末
為之也教民之和者在焉書以述盛以紀衰世之變而
終之以獲麟者猶冀世變之可以或之為帝王也春秋
以紀衰世之變而終之以獲麟者猶冀世變之可以或
變返也夫子之道不行於當世而憫當世之大壞極弊

急欲扶持而安全之其心至拳拳也故每至其邦必聞其政焉每見其人必觀其教焉見其潔靜精微疏通知遠則知其為易書之教也見其廣博易良敦厚溫柔則知其為詩樂之教也見其屬辭比事則知其為春秋之教也夫子之教如春風時雨之於物隨其限量各使之足其所欲焉故其道大大雖天下莫之能容而人心秉彝之不泯當時之人已有日用而不自知者矣其後漢儒得周官一書從而附之使禮樂之文為制度萬世而下與先王建立民極之意相為流通而無間斷此其憂世之心雖夫子不得而絕之也後之人主苟得而用之則夫子之願畢矣臣觀祖宗盛時六經之學光明盛大昭昭乎之揭日月而行也中興以後尤切宗高道德性命之書家傳而人誦之曩者權臣用事排斥正人鄙薄正學黨以消節義之氣偽以汙修潔之儒教道不立人心不正天下之學士蓋切齒之矣爰自更化以來首以崇教尊經為先務而聖策所及又發明而鋪張之天下

方凜然有回心嚮道之望矣臣願陛下日明此教以迪人心以化天下則夫子作六經之本心亦如是而已矣臣伏讀聖策曰朕觀漢廷之間率俾以經對蓋人道之在在是也方今之務多矣臣有以見陛下嘉上漢儒之知經而欲責臣等以世務之通達也臣聞經學之在天下本無時而泯滅特在後之人用之如何耳漢之君臣相與講究六經之義多矣得之而善用者自董仲舒援春秋對策之外臣未見其人也晁錯之刑名孫宏之變詐在廷之策援經攷古非不深切著明而人非正人學非正學陋乎無以議為也陛下慨念方今之事必求聖經所載有關於人道之務者以策臣臣請即聖問所及而條陳之書有惟時惟幾救天之命之言詩有敬天之威母敢戲豫之戒易言體天行健必本之夕惕之誠記言國有休祥必歸之至誠之感周官重馮相保章之職春秋嚴日食地震之書陛下觀之此則知敬天之務矣書有民惟邦本本固邦寧之訓詩有民亦勞止汔可

小
康之譏易言厚下深戒剥床而及膚記言子民必欲
時使而薄斂周官有委積救荒之政春秋懲城築不時
之非陛下觀之比則知愛民之務矣利口之風必移於
三紀之餘民德之壹必基於有二之服曰防淫則有政
矣曰竒衰則有禁矣此經之言風俗不可以不厚者然
也陛下知之乎有車服之庸不可無明試之功有官爵
之予不可無論辨之素風之自正而入變由仁人之不
遇世之自泰而入否由君子之道消此經之言人才不
可以不擇者然也陛下知之乎胄子之教所以見虞廷
秦和魚麗之備所以見周室之文物觀司徒大胥之典
則知世之所以盛觀六羽楹桷之書則知世之所以衰
陛下儻欲禮樂之興觀之經足矣明王慎德四夷咸賓
常德既修武事可立觀萃卦之象則知戎器當備於不
虞觀紀侯之傳則知復讎實切於大義陛下儻欲彊
圉之固觀之比足矣雖然此其大略也惟陛下既以經
為問臣不得不以經對若夫聖策所及六條臣當以實

利害言之臣伏讀聖策曰朕嚴恭寅畏將以格天意也而災沴未免於間作陛下之言及此天意將格於陛下之一言矣陛下自即位至今災異之變凡幾見矣鬱攸煽災都城為甚星緯失次占史屢書旱蝗相仍日月薄食今歲之春沙霧塞天四陽之月坤載震動天之警告陛下者乃所以仁愛陛下也陛下雖憂勤畏天而未能弭天變者政事之設施未能皆當於天心也宮闈之中橫賜時及於罔功非天命有德矣輦轂之下犴獄且至於失入非天討有罪矣東南之民力已竭而未有一分之寬豈惟天惠民之意乎中原之民望方切而未慰簞壺之望豈福善禍淫之道乎而最可議者陛下有憂勤之實羣臣多容悅之諛遇旱蝗則曰蝗不為災覩星變則曰應在地分蘇湖小熟盛稱有年閩廣饑荒捨諱不奏以四方水旱盜賊之變屢警君心者何人以陰陽不和咎在臣等者何人陛下徃歲大享明堂熙事告成羣臣作贊美之詩陛下深念旱傷之餘却而不受陛下之

謙德如此在廷之臣其有慙色否乎臣願陛下益堅嚴
恭寅畏之誠勿信讒諂面諛之說行此誠意而日新之
則天變弭矣臣伏讀聖策曰惠養凋恤所以厚民生也
而愁歎猶見其未蘓陛下之念及此民心將感於陛下
之一念矣陛下自即位至今民生多艱閱之熟矣淮民
死兵浙民死歲湖廣之民死盜以京畿而言則一間湫
隘而數家居之一夫經營而數口仰之皇皇乎一飽之
無期以外郡而言樂歲之禾場甫築而巨室并之凶年
之四壁赤立而橫斂困之凜凜乎朝夕之不相保民之所
以不忍叛貳者以陛下之仁心仁聞素有以結之也
陛下有堯舜之仁而民不被其澤者陛下之吏不肖不
足以廣宣德意也內藏坊場之錢積十餘年經赦不與
原免民之怨憤無愬者十室而三四焉比在京之民可
念也兩浙和買之絹昔數五端今增而為十民之逃亡
求避者十室而五六焉此兩浙之民可念也淮甸丁錢
之擾民不安於土著矣廣右和糴之擾民不足於積倉

矣一變鹽鈔行二八三七之令海瀕無巨商矣一行新
楮有估籍未還之家通都無富室矣徃徃官吏知盈車
受俸之可樂而不知野有餓莩之可哀知一家向隅之
可憂而不知一路向隅之可念陛下徃歲一遇大旱嘗
有內宴却而不御曰百姓不得飯吾何有於酒陛下仁
言入人如此不知若官吏者亦聞之否乎臣願陛下亟
取民之蠹賊者痛懲而力去之使之不得久其惡行此
仁政而日新之則民瘼蘇矣臣伏讀聖策曰躬行以師
下而民風之未醇臣謂陛下之儉德有素而民未化者
陛下未知所以新天下之民俗也蓋風俗之淳漓原於
法制之修廢今天下之風俗侈矣宮室高華僭侈無度
昔嘗禁矣今僭儼之習連薨而相望也銷金翠羽蠹耗
不貲昔又嘗戢之矣今銷毀之家列肆而爭利也士夫
一飲之費至糜十金之產不惟素官為之而初仕亦効
其尤矣婦女飾簪之徵至當十萬之直不惟巨室為之
而中產亦強做之矣後宮朝有服飾夕行之於民間矣

上方昨有製造明布之於京師矣臣恐此風駸駸不已則娼優后飾之侈必蹈後元之風而過朝自易車服將無如絳商之習於法者臣願陛下明詔有司申法制以為之禁則舊染汙俗咸與惟新不獨見於仲康之時矣臣伏讀聖策曰簡拔以用材而吏治之未振臣謂陛下之作成有道而吏未得人者陛下未知所以新天下之人才也蓋人才之賢否關於心術之邪正今士大夫心術之壞胚胎於進身之苟賤養成於居官之苟容敗露於臨難之苟免積是三壞心術之正無幾矣方為小吏無心遠器以賄為締交之媒以貨為生死之地一齒朝紳顧惜愈重人和其邪正也不敢言於眷寵方隆之初而必言於勢位已去之後政知其得失也不敢辯於意旨未露之先而必言於趨舍已判之餘向者西蜀之變抗義而死者尚見於閭巷之細夫閨門之女子而搢紳大夫能守死而不變者百僅一二焉是何甘為臭穢之生而不願為芬芳之死如此也比日以來諾諾者盈庭

而諤諤者卷舌容容者接武而皎皎者遁形臣恐此風滋蔓日極有將如賈誼所謂主上有患則立而觀之者而求其如今君子文自毀其家以紓楚國之難者曾幾何人臣願陛下明詔大臣於用人之際必察其心術之微以為用舍則新美天下之士周宣王不得專美於前矣聖策曰舉偏補弊而闕政尚多何敢言禮樂之興臣伏讀至此竊見陛下之有志於遠者大者而為萬世計也臣聞自古禮樂之興必基於百年積德之素而廟堂道揆之任乃制作之攸屬也以陛下求治之久禮樂可興而未興者簿書期會之細務有以弊之也今論道經邦之地當存朝廷之大體可也夫何郡國應有細務必皆取朝廷施行中書坐堂涉筆而書者此事也啓印而行者亦此事也文書填委相府有甚於他司矣朝廷應有除擢不問部闕與夫堂除悉闕白於廟堂而後敢與光範之門今日所見賓客者差除也明日所入格狀者亦差除也衣冠如市相府尤甚於銓曹矣究心於小則

大者必遺計功於近則遠圖或緩終日經理百務力且不給何暇及於定民志之禮移民風之樂以為此迂濶之事矣昔王吉謂漢之公卿遭遇其時不知明禮樂定王制以建萬世之策而溺於俗吏之細務房元齡日閱訟牒以煩碎自累一旦乃決背於禮樂之間此後之為人臣者所當戒也今陛下必欲興禮樂則自今以始必清中書之務亟圖其遠者大者王道一盛禮樂其有不興乎此亦作新天下之大務也聖策曰選將練兵而武事未立何以成疆圉之固臣伏讀至此若有以激愚忠之欲言者敢詳以對臣謂文治有餘而武功不競內治未舉而外圍莫安莫今日為甚選將練兵苟切於陛下之焦勞則天下之事可為矣陛下其亦知今日無可用之將乎臣聞有擇將之道有任將之道以今日擇將言之陛下嘗詔大臣各舉將才以聞矣然介冑之士非無過人之才而伏於營壘符籍之中罕與縉紳接故知其才者實難加之軍將之間轉相忌刻又多方以困辱之

使其才不足以自見豈管壘符籍之中果無人哉昔者
祖宗盛時求之於偏校之中可以得岳飛求之於敢勇
之中可以得韓世忠臣願陛下布擢卒為將之令於軍
中則將才出矣以今之任將言之講解以來向之立功
闡外者無端而置之於閒散若曰天下可常無事焉用
此曹為也比者羽檄一馳蒼皇四顧乃下一紙以示其
有收用之漸矣臣恐不足以盡得其心也昔唐子儀之
為將也以魚朝恩之譖既奪之兵柄矣及光弼敗河朔
則又召之程元振忌言一入既罷其節度矣及回紇入
寇則又召之無事則麾之而去有事則招之而來子儀
赤心為國初不較其或用或舍也今之為將者烏得人
人如子儀哉臣願陛下委之以誠畀之以權用之則勿
疑疑之則勿用則任將得其道矣陛下亦知今無可仗
之兵乎臣聞兵數不可以不多兵心尤不可以不固以
今之兵數言之則不多矣大軍折閱武定歸農摧鋒飛
虎半殲於敵驍騎健將士去為盜禁衛之卒不盈十萬

九江池陽駐劄之額僅萬三千有奇臣恐緩急之際首尾宜援必至於兩軍以馬少為辭不復出塞六軍皆驅市人而戰不卒受甲矣以今之兵心言之則不固矣向者所募之卒放歸田里而怨氣未消後來軍功之濫多方沮抑而銳氣日鑠加之主帥非人若於掎剋數雜惡之物而配之名曰乾利乘工造之時而勒之名曰陪陌房廊貼陌之錢八廂帝例之日日增月益而未已臣恐兵貧既甚變生不虞必至於涇原戍卒以糲食而召亂關內禁兵以乏糧而叫呼矣臣願陛下明敕邊郡下召募土兵之令而厚為之賞以誘之以足其數戒飭主帥無襲掎剋之弊而嚴為之罰以結其心將既得人兵又可用而猶以武事未立守圉未固為憂臣未之信也亦在陛下作新兵將而用之耳臣伏讀聖策曰伊欲嘉祥降於上德澤流於下教化行而習俗美法度修而衆職舉納天下於中和而措外內於無患庶幾治古之盛無愧載籍之傳果何道以臻此臣謂陛下始之所以策臣

者及於聖經之可用終之所以策臣者及於時政之實
用臣惟願陛下日新之治常如日新之學則德澤既及
於民何患休祥之不降於天惟新之命臣知其未艾也
職守既修於士大夫風俗自美於天下陶然自新之政
臣知其有期也陛下新之一日則有一日之功新之一
歲則有一歲之効中和之教一成內外之患自弭治古
之盛豈止庶幾載籍之傳何但無愧抑猶未也以言其
在內之事勢則紀綱雖張有弛之萌公論雖伸有屈之
漸人心暫合而易離倖門已窒而復啓以言其在外之
事勢則竊生事之戒以益其畏事之愆假安靜之名以
便其苟安之計雨且至矣而徹桑之備未修火且然矣
而積薪之寢未悟以巍巍之中國常若過於有所畏以
悠悠之歲月常若安於不敢為則微臣之憂益未歇也
陛下所以策臣者至矣而猶丁寧申訓之曰子大夫明
先聖之學按經攷古必有至當之論其為朕推求其本
科別其條使悉見之於行事而不徒馳騫乎空言熟之

究之詳著于篇朕將親覽臣之底蘊亦粗罄於前矣至此伏而思之以為言多事之時不可與平居無事之時同則獻言於不諱之朝亦當竭其忠赤而無隱臣聞外國之盛衰本無關於中國之大勢而吾國之政事不可無遠大之圖維蓋善醫疾者不憂風寒之為患而惟憂元氣之不充善醫國者不憂疆場之多虞而惟憂朝廷之有弊臣請借漢以為諭漢自宣帝以前匈奴之患無日無之今年入雲中明年入上郡而漢日以治至中世而後某年單于來朝某年斬某單于告郊廟而漢治日以不振夫外國之強無損於漢之治外國之強無救於漢之衰蓋盛衰之勢在漢而不在外也明矣漢之盛時賞罰必明號令必信政事出於中書而無中制之患集議達於博士而無偏信之失所以治其治中之事者至矣匈奴雖強豈非瘡癬之疾哉及其末也舛政逆令間見層出天子養安而一身痛痒之不知大臣奪尊而社稷休戚之不恤百官庶府委靡於下宦官女子睥睨

於旁是其中國之事益日非矣匈奴雖弱何有於漢哉
今敵勢就衰假息于汴中原豪傑並起而亡之人孰不
以此為中國賀而臣區區之過計惟願陛下與二三大
臣日治其政事日訓其人民監漢之所以得而戒其所
以失鄰國之強弱不足以易其勇怯之心惟先治其在
我者一旦事機之至則明中國之大義定天下之大計
指日可俟矣此非臣之臆說也昔韓琦進言於仁宗曰
元昊狂僭必為邊患選將訓兵修甲營城此外憂也紀
綱不立忠佞不分賞罰不明號令不信浮費靡節橫賜
不常務宴逸之近遊縱宮庭之奢侈受女謁之干請容
近昵之僥倖此內憂也臣觀仁宗之時西戎小醜特邊
鄙之事耳而琦之所憂在於朝廷之上宮闈之間忠臣
遠慮一至於此伏惟陛下反觀內省吾之紀綱果立歟
忠佞果分歟賞罰號令果已明信歟浮費橫賜果已裁
節歟女謁近習果已深防而力杜之歟萬一朝廷政事
未能無過差宮闈隄防未能無罅漏陛下固不可不早

為之慮也臣來自遠方不識忌諱惟恃以直言取士不以直言棄之有本朝之家法在廷試在即使遠方之士得進其言亦是美事有陛下之聖言在是以空臆而竟言之惟陛下裁擇臣昧死臣謹對

乙未館職策

問楮幣至是術窮矣其將何以救之歟非楮之不便民用也其法貴少而今多焉故也物視輕重為相觀使黃金滿天下多于土而楮之難得甚於金則金土易價

矣然則天下非物之貴也楮之多也國之貧也憂世者謂將深惟國之貧反從其源治之而顧不然上下日夜所講切乃專在秤提何見之陋也夫國貧則取諸民民竭無可取則惟痛自節耳今議者乃猥謂內有某事某事例當舉外有某事某事勢當備加費且不贍而節何從施若是則束手坐待顛沛乎王制言國無三年蓄者謂非其國孟子謂三征盡用則父子離無三年蓄者所餘少也三征盡用者無復餘也今國家罄一歲所入曾

不支旬月而又日不輟造十數萬楮幣乃僅得濟是不止無餘矣其可為岌岌寒心蓋又甚於王制孟子所云矣而搢紳先生方且雍雍然峩峩然交誦致知格物之微言深贊佳兵闢土之偉畫此愚心所竊怪而絕不喻者也仲尼言為政在兵食信至不得已而去則兵與食猶在所舍而用顧不可節乎紹興隆興間世未知用楮也其時國計初不見匱缺民生亦無所苦自楮幣行於今未七十年而調度狼狽禁令頻數遂至此極且今天下非小於紹興隆興之天下也賦取則固倍之矣而若是焉者獨可不討求其故哉按支費必有目其初而增於前孰最重蠹壞必有源其積而至於今孰最深廣費因何論而興積壞至何事而見今修復用何策是欲搏約自何道始二君負經濟之學有聞矣幸悉心科別其條會而析諸理以對覲於世有補焉其勿習為書生迂談而使區區者慨然重歎也

愚不佞束髮讀書有志斯世嘉定對策空臆盡言先皇

不棄狂愚賜以科第試吏中都適忤權貴廢放久之有
憂治世危明主之言而無路以自達有上不負天子下
不負所學之志而無位以自行者也詎謂冰山一傾復
見天日猥承詔詔待問玉堂之廬妄意執事大入枚舉
當世之務俾之科別其條罄盡底蘊而明問所及止於
楮幣一事豈以當今大務顧無切此者歟抑以公卿大
夫集議於廷互有同異而必欲折衷於一得之愚也歟
愚不敏敢不以所聞對蓋聞有富國之形有壽國之脉
形者何消息盈虛之係於國計者是也脉者何理亂安
危之關於國體者是也謀國而曰理財理財而必濟之
以楮此後世權宜之策而志士人人於權宜之中又不
得不深為根本慮也財在天地間即有此數費財必有
目而其費有重而有輕蠹則必有源而其蠹有深而有
淺費輕而蠹淺者有司會計之所及費重而蠹深者有
司稽察之所不行會計所及者其常也稽察所不行者
其變也常者可以消^息盈虛言變則關於理亂安危之大

者矣執事憫今日楮幣之窮謂既無王制三年之蓄且又甚於孟子所謂三者並用之征以至咨嗟歎息而言之其於國計本末源流之所在得於端居深念間也熟矣且王制論三十年之通制國用非成用盛時乎孟子論布粟力役三征之目非戰國末造乎古者不汲汲於生財而國以俗後世舉三征而並用之而國以貧是必有故也國猶人之一身也傷生之事不一而好色者其傷多耗財之事不一而好兵者其耗大兵也者其戕民之斤斧而毒國之烏菴也故成周盛時隸於司徒者衆征於司馬者寡兵未嘗多籍也伐荆以魯追貊以韓兵未嘗遠調也定徐方則遄歸征太原則遽止兵未嘗窮黷也嘗以地理考之中國之地最狹吳越楚蜀皆蠻也秦為戎而淮南為舒也河北真定中山之境屬於鮮虞肥鼓之國揚拒泉臯陸渾伊維之戎薄於洛陽王城之區於斯時也不廣地不加兵君有餘財而民無橫征民有餘力而兵無重困上制用量入以為出下供役先

公而後私是以耕必有食食必有蓄至一年三年之積
至於三十年之久八政修而食貨足九府立而泉布通
天不能灾地不能匱者蓋愛惜民命禁戢兵端所以培
植其基本者厚也戰國則不然為君闢地曰戰必克殺
人盈野狡焉而爭孟氏目之以民賊律之以上刑者紛
紛也三征之說用其二則民有殍用其三則父子離時
君非不知此而苦於兵戈之相尋則亦忍於賦歛無藝
梁惠王以土地而糜爛百姓則雖移河內何救於飢色
餓莩之民齊宣王求快其朝秦楚之欲不計其有後災
則雖欲制民之產何補於仰事俯育之計故疆七百里
之失不足惜也而薄稅歛勸耕耨則不可少緩其事有
司三十三人幣不足憤也而府庫充於上者弱病於不
則不得不為之寒心故自其喜功利者觀之軻之言
若甚悶悶而按脉視證藥時君之膏肓者雖倉扁不能
易也執事謂今罄一歲所入僅足以支旬月且日不輟
造十數萬楮亦嘗考論其故乎夫楮幣之初倣於成都

之錢引方承平時錢引止於一百五十萬緡為數蓋甚寡也嘗觀西事之興泛印之數視承平已二十倍其後屯戍未休饋食不繼復增至六千餘萬緡大觀末愈出愈多一楮僅百金直則兵端興而用度廣用度廣而楮幣輕理勢之所必至也我高宗南渡之初蓋天造草昧之日也張澄議置交子務於行而不之行其中也既行而復輟其末也始創印造之局高宗胡為而重於楮之造也逮我孝宗之隆興而復行楮幣於天下行之未幾乃用陳良佑之請出內帑之藏以收回其數收之未幾又以曾懷之說復從而出之然其為數二十萬而止耳孝宗又胡為而靳於楮之出也沿流至於今日數日以夥用日以輕變之欲其通而行者愈滯令之欲其信而聽者終款是物價翔騰閭閻憔悴膏液枯涸稱貸無從而農病矣關禁苛急取息無贏大邑通都白晝閉肆而商病矣四方游士充賦上京思得白鏹如拾至寶士病於道途矣百工技巧轉移執事困於賤直莫贍其

生工病於庸役矣舉天下四民俱受病向也設楮以便民今反以病民向也倚楮以佐國今反以蠹國向也權出於上今反受制於下向也以實權虛今恃虛併失其實謀國者亦知楮之所以大壞極弊之由乎方開禧之開邊以誤國也增造之數至於一億四千萬比之前時凡數倍矣紹定之養姦以耗國增而至於二億九千萬方之開禧抑又倍焉謀臣議士不就其費重而蠹深者治之今日更一令明日易一法正使孔桑復出續用茫然何者不揣其本而齊其末也且古今天下之財蠹耗於兵不獨今日為然其所由來尚矣請以漢唐明之漢初以家人子起田中為兵猶不失寓兵於農之舊衛士才官之更戍往來道間衣裝自給猶未取費於縣官其後財匱於兵武帝實始之胡越勁騎屯於諸宮列殿謂之八校京師自是有養兵之漸荆楚勇士習射於酒泉張掖謂之五校邊郡自是有養兵之所自其興馬邑之師窘於賫送也則入錢補官有令矣自其發巴蜀之卒

以通西南夷也則算商車有額矣自其取河南之地以至朔方郡也則武功之署爵有差矣自封狼居胥賞賜七度於是有五銖之鑄自渾邪來降供億不貲於是有白金之造鹿皮之幣與告緡而並行鹽鐵之官與平準而並置厥後揚雄議捐府庫之財以填廬山之壑忍百萬之師以摧饑虎之啄者蓋三十年從事干戈故雖承貫朽粟腐之餘山林亦不足以供野燒也唐初府兵番上入衛衣糧自備而官未有費也至元宗變為彊騎而長從宿衛官始資給之而費昉於此矣初諸道出兵給於度支費猶未廣也至德宗優恤士卒一夫出戍盡廩其家費於是乎廣矣自安史變起無以給士而始度僧尼自兩京未平民物彫耗而始籍富商右族自吐番內淮甸分屯而始行率戶之歛自大盜羣起財用盜殫而始行定稅之令自朱滔王武俊合從以叛用度不給而始借高之楚嚴矣自吳元濟王承宗連衡拒命軍費一竭而鹽鐵之數增矣南北置供軍之院餽餉不繼而挾銅

有議矣禁卒有脫巾之變彷徨無策而相臣餐錢亦減矣鹽之推既繁而商人以絹代鹽足加百金以備將士之衣之利既涸而淮南河北變為推麩以贍軍軍卒之食元和中李吉甫造為國計薄以三分勞筋苦骨之人養七分坐待衣食之輩蓋三百年間恃兵立國故空國之力以奉之已張之弓不可得而弛也我國家得天下以仁取民以義固國以保障而不倚辨於繭絲藏富於田野而不求贏於府庫任人不以聚歛之吏任法不以深刻之文獨有養兵之費自初立國謂為百年百利而不計其後之窮蓋雖聖哲不能保其往已我高宗之定鼎商邱也未嘗不懷感於舳艫之舟而動心於姑蔑之旗也披荆以立府寺綿蕞以起朝儀姑舍垢忍恥以俟天之定也愛南北之生靈養一隅之事力某日簡劉充世軍某日汰張俊軍諸將之濫上戰功者積覈之曰吾為財力耗竭慮也諸軍之合亂三衙節制者釐正之曰吾為軍政復舊設也至於一日語大臣曰漢文不言兵

而天下富庶若邊事稍息則國用自饒高宗之謹兵惜費如此宜乎重於造楮而且欲官中常有百萬緡留之以為秤提之本也及孝宗之嗣大寶也又未嘗不念橋山弓劍之藏而悵長安室宅之遠也市駿骨以來人才揖怒蛙以厲士氣亦惟愛威韜銳以需機會之至也神運規恢之謨心念國體之重勞軍則曰毋淫役以病民毋誅求以剝下也誓師則曰軍屯有暴露之歎人民有轉輸之苦也鐵簾之師士積其能白石之閱人百其勇一成將帥則條畫兵政者十一士一核冗濫則繳還告身者二萬千六百餘至輔臣奏對以府庫所藏甚富江上之積亦多上諭以毫髮不敢妄用所以緩急有備孝宗之謹兵惜費如此宜乎靳於出楮而因餉臣之有請且遲回謹重於二十萬楮之子也自權姦柄國前韓後史垂四十年氣稜蔽日韓開兵釁實主厲階凶于而家自貽伊感不必深論前日之相舞小數以弄大權專欲以犯衆怒莫大於天而不之畏也莫尊於君而不之畏

也不畏士大夫之議論不畏小民之怨詈而其心之所
深畏者強敵之陸梁悍卒之偃蹇耳羣小之心姦計叵
測蜂屯蟻聚扶攜來歸待以赤心撫以恩信輦安邊之
財以給之惟恐不贍航東南之粟以餉之惟恐失期甚
者高爵峻秩寵華其身金珠玉帛悅媚其妻棄如泥沙
不甚愛惜開其帖然恭順則喜見顏色或拒之而不吾
與則恐恐然食不下咽也故當金人垂亡之時竟為苟
且偷安之歲月江淮巨鎮委之肺腑之親襄漢上流昇
之膏梁之子殿巖重寄庸夫尸之總餉要權濁吏領之
紀律不說疲弱不除主帥挾威公肆剖克悉力市寵與
賄生死朝廷竭天下之財力以養兵祇為主帥刻剝之
資權門厚積之助至於今日則軍民俱負公私交困黽
勉支撐而不可得也總今日之兵數較之嘉定已卯間
增至二十八萬八千有奇是歲中之費兵居其六五誠
如是則兵之可恃以為用者當何如而今之兵則惰矣
在內即者未作技藝安坐而食官府利其私役而被堅

執銳之事不閑也。在外郡者多方運販為商，無征主帥利其回易而投石拔距之勇不勵也。今之兵則驕矣。淮右之兵入弭闞寇，淹留歲月，僅奉膚公已如驕兒悍婦之不可制。所至屯駐人甚苦之，向使各州簡閱之皆精，何至借遠兵以為重，廣中之兵頻年出戍枕戈原野，論賞稍薄，懷怨望，心跋扈，飛揚近事可慮。向使主帥制馭之有素，何至召釁而生姦，而最不可者喜功生事之人，開邊拓地之圖未已也。方其銳於進取，輕而寡謀，取磬弧以先登，馳的盧以深入，謂中原即日可定，謂浯石即日可鐫，露布星馳，凱歌日至，笑儒生為不武，輕周行為無人。朝廷方偉其功，於是酬以厚賞，捐巨貲，出告命，以優犒之為費，不知其幾百萬也。所得之地非人不守，所守之人非粟不飽，曠野彌望無糧，可因如得石田，將安所用。朝廷不忍棄其功，於是又不計糗糗以餉給之，率費百楮而致一石為費，又不知其幾千萬也。夫何能發而不能收，能取而不能守，窮師逐遠，不備不虞，突如其

來望風先遁甲鉞鏊鎧之精堅弧弓鏃矢之犀利輜重貯儲之浩穰凡數千年之所積蓄一舉而擲之為費又不知其幾萬萬也尋開之朝乃諱其實失萬言千失千言百方幸而勝則其身受不貲之賞不幸而敗則朝廷為之任方來之憂勝而誇功以邀其上則予之以數千萬固不敢靳敗而告急以赴愬其上則予之以數千萬亦不敢愛為國者亦何便於此哉論至於此則執事所謂支費增於前者孰最重愚則曰兵之費為重蠹弊積於今日者孰最深愚則曰兵之蠹最深廣費興於開禧之初積壞見於寶紹之後是將無一策以抹之歟曰欲重楮自節費始欲節費自少兵始軍實核而不濫邊釁窒而不開謹之重之皆以高孝兩朝為法此救楮幣之第一義也議者類曰殘金已亡版圖當復天與機會其可不乘此獨何時而諱兵乎愚曰不然昔劉石倡亂晉人未始置中原於度外而諸國亦不敢以中原為已有迨夫虎狼併吞兵戈雲擾民心思舊日遠而忘而江東

名義始失據矣始也三輔遺民以見晉官軍為喜其後全燕父老反以復見太原王為幸始也冉閔臨江願以中原歸晉為請其後魏人尋釁反以河南是我地為辭今日事體適與此類我雖指三京為_吾之故疆彼乃指之為七金之巢穴如之何而以為版圖可復機會可乘也况夫進取之兵與保守不同兵之多寡費之繁簡亦隨以異用兵於進取則十倍之力始可始其一用兵於保守則一倍之力亦可敵其十愚之所慮者邊臣以退守之兵為進取之舉逞於一快以至再誤耳誠能戒諭邊臣謹守吾圉不可以前日一劍為恥而必有願一灑之心不可以勝負為兵家之常而當念社稷關係之重收斂經畧河洛之規模就為葺理荆襄淮蜀之家計念念持重而不輕發事事靠實而不虛張老弱者汰之以壯其威虛冗者核之以養其力稍俟威力之充裕旋為恢拓之遠圖此區區之愚益以輕以妄動之費為可惜而未嘗以兵為諱也因兵費之一事以次及於浮費之

可省愚又不能已於言焉蓋築臺九層非一朝之役也障流大川非一簣之功也今日而言省費固非一節目一條例而止也後宮居處不施丹雘之華秀邸賜第姑仍相府之舊此高孝二朝盛德事也今修內有司日興土木之工內藏宣索多溢常比之數闔持斤紙名曰內批婦吏按憑由名曰應奉宰臣無所施其均節版曹無所致其勾稽仙經藏室金碧交輝何異乎國計已窮而造金真玉仙之觀榮邸輪奐擬費鉅萬何異乎軍興多事而營禁中百尺之樓其他嬪御之橫恩緇黃之厚施予以馭幸此為何名繼自今能如祖宗時節浮費自宮掖始奉宸出寶玩之珠親王減月給之俸以佐國用以濟時艱至尊以身率先之掖庭戚畹儀刑之宰輔公卿百執事胥然胥效之必如文宗御三浣之衣以令臣下明德衣疎麤之袍以倡六宮令尹子文毀其家以紓國之難大厯朝臣以職田三分之一供軍饗之需斷自朝廷立為定式月計擗節幾何而著之籍明置收楮一

庫於外廷以入所省之數內而百官各宜體國減俸有
差別為籍以稽之以入於主帑之司每季計其所入之
楮分而兩之一以留藏一以鑿毀至於外之為郡守為
監司曰忝給曰將迎曰特送者一切省罷俸及百千者
裁其十之四大吏之有例冊者首去之以率其屬小吏
正俸之不滿百十^者免成之以養其廉況在權臣當國時
政以賄成官以賂得陸贄所謂幣帛不已必至金璧
杜收所謂折券交貸由鄉市公者更化以來無焉則為
州郡監司者自能舉所積之緡以收其楮之溢每季必
計官吏之減俸若干省罷諸色浮費自能收楮者若干
各上之計臺計臺上之朝廷朝廷專置一局會計其數
以此定殿最以此行賞罰則令如流水財若邱山楮之
貴當如黃金矣竊聞廷臣有請欲行括田於諸州摧鹽
於閩郡令之未出巷議籍籍設果行之其擾可知頃嘉
泰間以一換二之法行天下議其不信科敷抑配之禁
密天下苦其不仁假稱提之名開告訐之路天下憤其

不義方是時也括田推鹽二議可行則當時之宰掾刻
薄者行之矣今薄海內外顛顛然有蘇枯醒暵之望尚
未有以慰滿之也當清明之朝正宜力行好事奈何取
前日之所不屑行者行之以重失人心乎使括田而果
行也有產存而業去有產重而租輕豪右之族正於隱
瞞中等之戶例受抑配或數人而共為一戶若盡科之
則貧者立見流離或一家而析為數小戶若不科之則
富者得以苟免貧富既有不均之患詞訟必無可已之
時此括田之必失人心也使推鹽而果行也汀邵之民
不耕者衆斥鹵之息所籍為生徃歲官吏征利太急與
之立敵旋即不靖一二年來弛其禁賣力賣犢舊觀未
還此端一開怨讟四落虐焰復煽誰能撲之矧今王人
啣命而出民未諭指已生憂疑國計雖貧亦豈計此與
民爭利如作俑何此推鹽之必失人心也無已則有一
焉元載當國四方以賂求官而朝廷為汙濁之朝廷李
逢吉用事八閩十六子交通財賄而天下為藏利之天

下有為臺諫都司而公受苞苴有為雄藩大鎮而明肆
席卷有為制閫總餉而擁貨自肥自更化以來或貶竄
他邦或鐫削爵秩或得祠已罷或尚逋簡書而亦有淪
沒不存者昔權勢盛行氣焰薰炙今囊珠窖玉富可埒
國其人雖得罪於清議其家初無損於毫毛當此國貧
民困之極縱未可遽行乾淳佑籍之典獨不可畧倣國
初取財藩鎮之術而行之乎國初諸節度所蓄甚富太
祖慮其多財而為變也一夕脫畧邊幅於樽俎之間厥
明可得各家十萬緡之獻先儒稱之以為得英雄御人
之術今天下數十大家以富強號於其鄉者夫人能言
之莫若出數千萬之楮配於數十家以易其銅鐵銀帛
彼其所積非取之國即取之民國今貧矣民今困矣使
出所積誰敢不從此而不行乃欲以苛斂橫征施之編
戶是所謂溺一人之祝而不惜億兆人之詛念一家之
怨而不思一路之向隅其可乎只恐怙帝鄉之休庇恃
戚里之夤緣牽制依違動有掣肘此在朝廷執法之臣

當力言之廟堂當力主之其始以魏絳請輸積聚之美
意風勸之俟其不從則繩以法至於曩者權門廝役
嬖妾之家金白山積有擁二三千萬貨者何憚而不籍
之官臺臣嘗言權貴之奪民田有至數千萬畝或綿亘
數百里者何疑而不役之官比之唐人籍至胡椒鍾乳
者其法豈不為恕比又因廷臣括田摧鹽之論而發也
若夫慢令之姦吏不可以不懲偽造之姦民不可以不
戢流行之地不可以不廣此皆權楮之節目所當加之
意者去歲二稅之輸許用全楮暴官汙吏巧於沮格夏
租已償始布其令於通衢秋苗未輸又展其限於嗣歲
朝廷受虧豁之實編戶有拜賜之名羸美之利必有所
歸貧者利歸於已懦者利歸於胥欺國罔民莫此為甚
今莫若明敕州縣凡有此類旨揮故作隱匿許民越訴
責罰必行比懲奸吏之說也去歲收還舊楮所入反多
於出繼頒新楮偽者與真而攙行昔楮局黠更能為
之今大室或效尤矣昔都郡奸徒能為之今遐氓亦抵禁矣

昔取紙於蜀獨可辨認今新局造楮真贗莫辨矣一
有敗露納賄求免不曰字畫之不盡摹則曰貫縲之不
盡類法當重戮僅從未減似此姑息何以戢奸今莫若
舉行典憲示之象魏犯者必誅告者必賞此戢姦民之
說也廣東諸郡商賈貿易多有用楮官民出入乃不流
通廣之科斂最為民害納丁續罪率索見緡仕於其邦
去天既遠瘠民肥已滿載而歸今莫若行下三十八州
民間一色輸納並用中半丁錢科罰之類得純用楮庶
幾流行一廣厥直自增此廣行用之說也凡此者上不
至於損國體下不至於拂人情亦畧足以效一得之愚
矣抑執事發策無取於開邊拓地之言忠於謀國誰曰
不然而致知格物正心誠意之言乃以迂目之此又愚
之所未諭也人主一心萬理之會萬化之原所從出也
文帝太宗惟不能制一忍心也是以尺布有謠而終累
仁孝之德推刃喋血而竟貽閨門之慙明皇晉惠惟不
能降一慈心也是以霓裳一曲旋啓漁陽之變夕陽一

語竟招劉石之來作於其心害於其事前代覆轍何可
勝數其在今日事有關於綱常之大風教之本者見遠
識微之士昔嘗苦口而今不言前嘗撻鱗而後輒止豈
以君德已修君心已格而無所用其規切乎愚謂心之
神明最不可欺一念少邪衆慝交入殫民力於宮室此
心之侈實為之戕民命於戰爭此心之忿實為之善乎
李沆之論曰人主當知四方艱難不然血氣方剛不留
意於聲色犬馬則土木甲兵祠禱之事作此蓋切於人
主之身而為格心之正論也大學一書生財之道以財
發身之仁以義為利之義必懇懇言之曾謂正心誠意
之無與於財乎今天下之所尊敬者以為從事於正心
誠意之學亦既擢用畧盡矣愚猶有隱憂焉君子之類
易服小人之心難知姬公治周效以期年孔子變魯期
以期月今陽剛煥采陰氣銷鑠近二期矣朝剛雖振而
有弛之漸公道雖開而有窒之萌執政大臣雖至公無
我而委曲調獲於事之所難行宛轉推輓於已之所私

薦烏臺騎省雖直言無忌而言不見聽非惟不能決去
甚至顧惜退縮朝陽不見其再鳴故廟堂舉措豈不大
異於前而此際蹉跌則入於疑落字句畏也臺諫風采
豈不遠過於昔而丈夫所為要不止此不可以自滿也
閔蜀二老同時入覲文富並拜公論望之而今則未盡
然也荆襄二帥被劾不行全臺並奏善類期之而今則
寂乎無聞也於是往來君子小人之間如楊畏輩得以
相與竊議曰儒術行則天下富今術行矣而市井蕭條
氣象荒落富之效何在有德進則朝廷尊今德進矣而
外敵鴟張叛卒蜂起尊之勢何如蓋君子之類雖進而
其道未行小人之迹雖屏而其心難使之屈服也昔者
呂公著薦二范為諫官章子厚面奏以執政舉人為臺
諫非祖宗法是小人而能為君子之言今安知無為此
言者乎司馬光改雇役而復差役蔡京為尹極意奉行
能令公喜是小人而能迎君子之意今安知無若人乎
范純仁以國用不足又欲復青苗法是君子而未免效

小人之尤今其事駸駸見矣譬之奕棋局面雖改而其
間一二着數未免猶似前日此小人所以不為心服而
君子亦不能以自恕也愚願大臣以主張公道為心臺
諫以維持正論為責羣工百執事以憂勤清忠為念同
舟而期於共濟推車而主於必行使朝廷有九鼎之重
國勢有太山之安此蓋天下所望而為君子之宗主者
也不然國有大事君子或不勝其任而長國家務財用
小人得以乘間而售其說此其為患豈特國用不足一
事而哉詩曰心之憂矣不皇暇寐愚不勝惓惓

欽定四庫全書

臞軒集卷二

奏疏

乙未六月上封事

宋 王邁 撰



臣聞人主之職莫大於知人知人之道莫先於擇相善
觀人之國者惟於所用之相觀之公孫相千秋侯而漢
家之事曰非九齡罷林甫用而開元天寶之治亂遂決
吁可畏也我國家自韓侂胄用于慶元迄于開禧甫及

十年天下之勢如人少壯而得疾故其療之也易為功
自史彌遠相于嘉定迄于紹定凡二十有七年天下之
勢如人垂老而得疾故其藥之也難為力幸而皇天佑
宋弗替丕基柄國權姦不剪自斃皇帝陛下始得以收
川潰矢決之威權奮雷厲風飛之神斷乃眷舊學進秉
國鈞而相臣清之精白一心總領衆職蓋將暮年于此
矣然以三十年大壞極弊之天下挈亂膠轕如甚焚之
絲而解之難破爛潰裂如甚漏之舟而補之難陛下於
斯時也日與大臣圖惟其可以協心輔政者謂天下人
望之在真德秀也禮闈之榜一造參預之命亟頒中使
及門而其病不可為竟有孤注想元老之意適遭其時
京城狂卒因揀汰而叫呼市井小夫興謠言而譏訕向
所擯棄之小人遂沾沾自喜以為天下事非諸君子所
能濟必其從復用乃可辦之一日御筆中出起袁韶而
畀之祠且將大用之在廷搢紳重足以立給舍於是不
已于言陛下從諫如流成命隨寢然當國步多艱之時

決非一相之所可獨運也戊寅之旦揚命于廷爰立二相清之為左行簡為右先是大臣不得知羣臣不得聞不參朝野之論不稽龜筮之謀小人佞以為命相重事出於臣下之所不測非陛下斷之以獨曷濟登茲君子忠以為天下之相當與天下共謀之若不酌於公言是必冥冥之間有為之地者况夫必用袁韶聖意已決繼此出命誰敢有言於是君子之憂日深臣雖官小位卑蓋不勝宗社之憂不得不出位為陛下言也彌遠柄國官職之除授不待過中而先行郡國之文書大率有申而無奏陛下一切容忍若罔聞知故雖進退人才不由上出而未嘗有君除吏盡吾亦欲除吏之譏雖作福作威聽其專擅而未嘗有貴為天子不得自由之憾迨夫清之為相避權則有之而不敢以專權遠勢則有之而不至於怙勢然其心甚為國而其力不足以副心德可服人而其才不足以稱德而又政府鮮協恭之助宰掾乏素練之賢處煩治劇而局生臨機應變而見鈍開邊一

事雖出於帥臣之喜功而清之不能救其源換楮一策雖出於樞臣之寡謀而清之不能奪其議然而公清平實以主善類而無妬賢嫉能之偏明白洞達以受人言而無淺中自是之失通國之臣無愚不肖皆稱為君之相而非彼相比也陛下責治太銳課功太速不擇忠賢以輔之乃用行簡以踈間之而又欲用袁韶以快其報復之志是何陛下惟知有招權納賄之彌遠而不知有避權遠勢之清之能容養彌遠於二十七年之久而不能篤信清之於二年之暫此非獨愚臣疑之亦天下所共疑也臣思之而得其說彌遠為相之日以袁韶尹京以鄭損輩領餉受其不貲之餽遺亦不盡入於私門宮掖之內貂璫之流凡所供億極其腆原自清之當國以來屏絕苞苴一介不取雄都巨鎮昔有餽於權門者今則獻羨餘於公朝姦朋邪黨昔有貢於光範者今乃致慇懃於捷徑是以掖庭之供需闕寺之濡沫色色無之所以激仇士良等之怨而能止即墨大夫之讒廼

者籍鄭損之家與之同惡如袁韶輩皆懼及已布置
賓客絡繹京師樂禍幸災興訛造謗交結左右轉以上
聞謂非行簡不足以為相非袁韶不足以輔之而嘗抵
清之為果不足用也陛下聽斷精明初未之信而屢惑
於鑠金之毀意不免投杼之疑此非獨愚臣知之亦天
下所共知也且行簡之賢同不可與韶同日語而人之
多言蓋亦有故行簡為人素號多智彌遠在時善事惟
謹其惟姿多苛其薦舉多私彌遠喜其順已每事委曲
從之及與清之共政所見每有不同况當耄及之年易
犯在得之戒其身雖未必肯為小人之事其門必多引
小人之從今塗人之論皆謂小人之讒清之而舉行簡
也意不在行簡而專在韶行簡既相韶必繼用清之跋
踏不安有去而已小人謀中公論謂何近習閹官廢置
宰相此漢唐衰世事曾謂陛下英明之主而有此失豈
不重可惜哉清之每見百執必盛言陛下學問緝熙理
義多闕聖德日隆於一日而不知委任之一衰讒間之

易入是則清之格必之事業未至也清之直情任理以
待君子之道而待小人廣大樂易無有他腸把握隄防
未免多罅故蹈小人之穽而不自知是則清之謀身之
計甚拙也清之起自書生位至台鼎奉身而退於清之
何損惟是方今君子之澤未究生民之疾未瘳乃使政
府有刻薄姦險如韶者得廁迹焉上而公卿稍知畏義
必恥與之同列下而百執稍自愛重必不屑出於其門
凡清之所引用之君子勢必至於一網盡去彼將呼儔
援類雜運而來非桑孔之誅求即張杜之慘酷非楊興
鄭朋之傾巧則杜欽谷永之柔邪一韶得用羣儉輻奏
凶德參會孰能禦之臣恐天子不獨無安靜之福且將
有生靈塗炭之禍矣臣謂人主惟有一心有自明而入
昏有自邪而反正陛下前日將大用德秀者此心也推
此心以往則所謂韓休入朝吾雖瘠而天下肥者可以
幾致太平今日之喜用韶者亦此心也推此心以往則
所謂人言盧杞奸邪朕不見其為奸邪至於危亡而不

悔自德秀既亡無以副陛下之委任遂使陛下急於為治有用韶之思如醫者急於治疾參苓不用烏菀是求自明入昏間不容髮然反邪為正特在陛下轉移間耳得秀雖亡天下獨無人乎南廣之崔與之西浙之劉宰皆其比也然此二人老而知止利祿恬然必不為蒲輪而出而與德秀道義合年德均膺天下之重望猶幸有西蜀之魏了翁在也了翁近被文昌之除侍讀之華班翰苑之清職悉以畀之天下皆覘陛下之必能大用子翁此誠反邪為正之機也宰執之任固貴有同寅和衷之美而亦不可無交相規正之誠人之才品豈不自知緩急剛柔賴以相濟元齡之薦如晦蓋以如晦之斷可以贊已之善謀姚崇之薦宋璟蓋以璟之正可以濟已之應變是所謂五味合而後鼎可調八音和而後樂可備古今無忠邪兩立之理若君子小人雜處於朝而求天下之治不可得也假使行簡相而韶亦用了翁參於其間其義當無所可否耶風行舟駛局變棋新人人自

危銜談巷議此為何時而風憲之地單無數十章彈夏
竦者豈畏讒夫方張之燄而不敢犯其烽耶抑幸時事
一變之餘猶可因此位耶章惇為相林希受其同為執
政之諾為之草制既而擲筆於地有名節壞了之嘆希
雖不才而是非羞惡之常心猶未盡泯沒設在今日韶
當柄用臣恐草制者安然為之不復有愧恥矣陛下收
用羣賢殆為何事而士大夫受職_官負朝廷一至此甚是
又臣之所甚懼也臣自叨第十有九年未脫選調方綴
冊府本無言責何苦嬰鱗實以陛下用舍之際治忽所
關而官無崇卑皆不可上負天子下負所學此臣平日
父師之教也伏惟陛下念社稷之重謹輔弼之任參國
人之公勿左右讒言是惑用君子之德勿小人有才是
喜不可衰蕭望之之眷顧使恭顯得以蝕其明不可迂
魏徵之議論使權萬紀封倫得以投其欲如此則朝廷
有九鼎之重天下有泰山之安矣臣言可采陛下不以
人微而廢之固臣之幸亦天下之幸臣罪當誅論之執

法聲之丹書而斥逐之亦愚臣區區盡忠之職分也干
冒天威惟陛下裁擇 貼黃 臣一介疎賤不知宮掖
中婦寺姓名為誰但道路之人皆言有吳知古陳洵益
纖巧反覆最能撓政大明當天羣陰宜伏豈應有此臣
愚欲望睿斷將知古洵益斥逐遠方以絕黃冠左道出
入禁闈毀譽臣下得行其私之弊貴妃之兄雖得外祠
往來湖山交通關節巧宦多趨其門易有履霜之戒詩
有桃虫之譏防微杜漸不可不謹仰乞睿照 又貼黃
封事已就未及上進忽睹除目崔與之參知政事中
外相慶不謀同辭但與之年已高必不復出設若果來
廣去天遠必至冬末方可入覲今京城事體甫定京口
忽又告變時事多難如此不可不擇用人望以鎮服之
欲乞聖斷於從臣中選其負天下重望者以參政府此
誠強本折衝之急務仰乞聖覽

乙未閏七月輪對第一劄

臣聞人主所尊者天欺天過之大者也人臣所尊者君

斯君罪之尤者也貴為天子尊無與二獨有高高在止
足以起其敬畏之心耳天可欺乎勅天之命惟時惟幾
舜之不欺天也一日不勅則欺矣文王陟降在帝左右
文王之不欺天也一息不在則欺矣上帝臨汝毋貳爾
心武王之不欺天也一念少貳則欺矣委質為臣分圭
析爵凡其身其家之所享者秋毫皆君賜也君則天也
君可欺乎后不堯舜其心愧恥不以伊尹之待其君者
事君_是欺君也事君勿欺也而犯之不以孔子之犯其君
者事君是欺君也責難於君為之恭陳善閉邪為之敬
不以孟軻之恭敬其君者事君是欺君也臣竊惟韓侂
胄周於慶元迄於開禧柄國十年而上下相率以為欺
者亦十年史彌遠相于嘉定迄於紹定專權二十七年
而上下相率以為欺者亦二十七年皇帝陛下天造神
斷忍於相之欺而不之誅天為陛下誅之遂得以收攬
大權躬親大政震霆聲於九蟄煥陽采於積陰天下欣
欣然有得志之喜夫何欺君之習耳濡目染之久內外

大小之臣猶習以常而不知改臣請為陛下誦言二相
並命責任惟均然禹臯協恭固足以成相遜之風周召
不悅終亦底往濟之效無他忠實不欺而已今也外為
推遜中實相猜入堂則不同時正謝則不同日謀一事
也甲可則乙否周一人也彼是則此非一旬而告假者
五六焉一月而求去者十數焉大臣百辟之倡也何忍
為欺以倡之乎方今國匱民貧兵驕將懦怨讟交起姦
宄相柔華門圭竇之人皆有陵上之忿心京卒叫呼方
謀一逞四郊多壘人心皇皇危機交急而不停敗證已
露而難揜此獨何時而為左者曰眷顧衰臣宜去為右
者曰譏謗至臣宜去昔有讒趙普於太祖皇帝者上責
之以鼎鑪有耳汝不聞普為社稷之臣乎今疑眷顧之
衰者盍自反曰吾之不能堅上眷如普者何由當益思
總領衆職仰稱上意而後為不欺也仁宗皇帝問廷臣
誰可為相王素對曰惟宦官宮妾不知名者則用之上
於是決用富弼天下以得人為賀今疑譏謗之作者盍

自反曰吾之不能副人望如弱者何故當益思所以開
誠心布公道遠讒邪而主善類而後為不欺也不是之
思方且互為比周交信讒說有明之黨所以攻其右
者無不至嫠有嫠之黨所以毀其才者無不力而又有
往來二相之間獻諛取媚有口如蜜嫉忠害正有舌如
刀為鬼為蜮有覷面目者二相方傾耳以聽之於國事
乎何恤臣思韓忠彥曾布不相下而小人京得以乘之
趙鼎張浚不相得而小人檜得以繼之使羣憚補排布置
之術行善類私憂過計之言果中必至於棟朽榱傾而
後已夫當國步多難陛下方以扶顛持危望二相而軍
國之務日以壅遏道路之謗日以沸騰執政大臣曾無
一言忠於獻替豈居狄仁傑李嶠之中則蘇味道法當
模稜處李絳吉甫之際則權德輿義當無所可否耶此
宰執大臣之欺君者然也從橐經筵所以備顧問而資
獻納也薰蕕共器鸞鴉同巢官美於人爵踰其德設無
二三君子猶係天下之望幾何不汙文石之班橫經翠

幄多號通儒突梯脂韋不敢以望清光今日曰誠如聖
明明日曰聖學非臣所及不過雷同一聲相為客悅耳
烏其諫省所以主風憲而糾官邪也明日張膽見謂稱職
比日以來罕聞朝陽之鳴漸有立仗之態問之則曰吾
嘗言之而不見行吾有奏牘而不付出是則拒諫之名
歸之上矣然有言責者不得其言而不去如物論何問
者公族之親挾外臺之隙由中進狀不經三省徑下之
臺此殆出於一時乘快指揮偶不省察使有以不經鸞
臺鳳閣何名曰勅為言者上意豈不幡然改之何至竊
議於私家不敢昌言於諫紙長此不已叙封之漸實胚
胎焉忠愛君父不忍置於有過之地者顧樂如是為
欺乎陛下親政之始首重貪贓之罰今母謂貪汙舊
染可以洗而空之也前日之賄賂惟入權臣之一門
今日之賄賂或入外戚或入閣臣或入近習旁蹊曲
徑不止一途頃籍鄭損之家與之同惡如袁韶輩皆
懼及已潛託賓客結局聚金一罇可投鑽刺而入遂使

使從臣與詞臣交爭陽為不根之詞陰為姦賊之庇而
臺臣所劾往往不能以盡行其忠舉此一節其他可知
外而州縣鷹攫狼吞在在而有秤堤楮幣徒營囊橐之
實利而何補於公家苛斂有禁視為墻壁之虛文而何
顧乎清議暴不恤下貪不畏人尺寸之援可以攀躋臺
府之劾皆得苟免田里怨咨憤氣滿腹天高莫訴怨已
在明今而曰貪濁之風內外已革者皆欺陛下也權姦
當國招納奸鄰交通強敵偷安養養玩歲惕日養癰護
疽及裂潰往歲邊師輕而寡謀三邊方開一敗塗地甲
兵輜重蕩無孑遺王檝之來實欲覘國將迎過原示弱
取輕令彼生心得以窺我多治戰艦盛集車徒近聞以
百萬之精兵分三道而入寇而吾聞風膽寒為備茫然
趙范猶有方畧軍民安之全子才輩跋扈飛揚喜功生
事掎剋慘酷嬉笑殺人近於彭城之墟又有覆師之舉
自初用兵為自安計乃招新集之北軍以填南軍以缺
數設或變生肘腋不知何術以制之陳韡之在金陵庶

幾一賢可制千里之難而又與范不合兩不足恃三趙則有填虜之相應於韓則有劍佩之相攻廉藺之釋憾同心李郭之相勉以義韓可語此他何望焉往者中興之初張浚岳飛劉光世忠皆善將兵惟不相能遂誤大計若輩小寸敢望昔之萬一而淺中狠愎未見其比徒快睚眦之私怨違恤唇齒之相依今而曰邊鄙之事自有將帥可託者皆欺陛下也臣之相謂人臣相率為欺者亦既陳於前矣陛下自視宮廷壺奧之地言行起居之微能不欺天否乎荒腴自逸商德腥聞一醉日富周命不又陛下於酒則有箴矣既箴之後果能使夜氣孔神不亂於杯勺乎聖謨經遠不荒於麴蘖乎抑猶未也謂非欺天不可也燕尾謠作禍水浸淫霓裳曲終邊塵紛起陛下於色則有戒矣既戒之後果能知淫聲豔色毒於烏董乎狐媚熒惑慘於戈矛乎抑猶未也謂非欺天不可也樊陰恭順與漢同休韋武橫蹙磨於亂此外戚之不戒也今設有游龍流水之奢朱輪華轂之

侈陛下果能禁戢之乎富貴有極人當知足陰興此語
天實聞之陛下以此儆戒外戚則不欺天矣恭顯用事
炎正業衰似魚得志甘露禍慘此宦寺之不可不戒也
今設有舉動回山海之姦光燄動四方之惡陛下果能
制梃之乎清忠奉公辭位懇惻呂彊此心天實臨之陛
下以此訓厲宦寺則不欺天矣抑臣區區愚忠有所謂
欺天之大者不敢不竟以為獻夫錫陛下以聰明智勇
之資者天也付陛下以崇高富貴之立者天也人臣何
力之有焉彌遠貪天之功以為已有陛下含垢藏疾若
罔聞知故雖進退人本不由上出而未嘗有君除吏盡
吾亦欲除吏之譏雖作福作威聽其專擅而未嘗有貴
為天子不得自由之憾及其自斃天下大勢至於大壞
極斃而不可支持陛下猶未悟其罪當誅凡遇臣下有
言其過則天顏為之不怡甚至親灑宸翰一則衛王
二則衛王曾不指斥其名風告所屬保全其家且併與
其淫妾悍僕而庇之竊窺聖意不以四海九州之奉

為天所畀皆歸之彌遠之功是誰欺欺天乎晉悼公年
十有四而得國猶能語諸大夫曰孤始願不及此孤之
及此者天也其明斷如此故能以其國霸曾謂陛下英
明聖武所見乃不出此乎彌遠在日盜竊陛下之威權
絕滅陛下之友愛巨慝積釁上通於天陛下猶以功
臣名之若欲宥之數世臣恐非所以當天心也自寶
慶至今南北生靈之命戕於干戈者不知幾萬億民怒
於下天怒於上連年災異史不絕書邇者太白經天占
者以為流血千里之象陛下亦嘗反思其獲戾於天之
由乎天理人倫之變必有大不安於聖心者權姦尚在
事有牽制人猶得以諒其非陛下之本心今反原於奸
臣之恩而愬然於同氣之念將何辭於天下乎此愚臣
之所不忍言敢昧死妄議以此為欺天之^{仁上好}大者也上好
仁則莫不好義則莫不好義陛下苟有一念之欺天安
能責臣下之不欺君乎臣願陛下常蚤夜以畏天之
威毋逸豫以重天之怒於聖心所大不安者求以理

義安之而又於禁戢戚屬檢柅宦官者既謹之又謹之
明詔大臣協心輔政宏濟艱難如直漏舟如沃焦釜毋
悠悠而視毋安安而居羣工百辟皆當洗濯磨勵竭忠
盡瘁毋至相率以欺朝廷則天下事勢猶有可為之
理不然內外之變交激宗社之危無日矣蟣虱小臣日
懷嫠不恤緯之憂乍覩威顏未信而諫罪當萬坐惟陛
不裁擇

第二劄

臣竊觀漢陸賈有言天下安注意相天下危注意將臣
嘗反之曰安當注意將所以為有備無患之圖也危當
注意相所以重扶顛持危之責也今天下大勢曰已安
非愚則諛而謂傾危之踵則實非過論也將相重寄皆
當於此時而加心焉臣不得不復為陛下告司馬光入
相遼人有謹勿而生事之戒韓琦范仲淹董師西人有
寒心破膽之誑德望之足以服人也如此十數年來係天
下望者閩廣蜀大儒已陛下前日大用閩之儒宗而天

不慙遺海內悲之今所賴者猶有蜀廣二老在耳參預之命雖在嶺南而其年已高其心知足未必為蒲輪而出今之晉陟文昌兼經幄禁林之清華者聖意嚮用天下之人知之矣胡不於此時置之政府以副人望封疆之外有變容動色之警則出之以視師必能立琦淹之威名三邊無虞則可以端委廟堂負荷大事以尊中國以威四夷亦必優為光之事業此臣拳拳於陛下注意相者一也卻毅以禮樂詩書為晉之元帥裴度自進士中出成唐之雋功儒者之將古難其人以人望推之金陵之專制閩者近之矣其人嘗為江閩之監司帥守毋遇盜賊竊發以談笑處之所至立功民賴安輯然臣不武書生竊議其好殺之過而又恐其臨敵制變之輕也今春入覲乃見其奏對之章開陳諷諫首以毋輕用兵一事懇懇言之臣於是知臨事而懼好謀而成可以行三軍者其斯人之謂歟今四郊多壘之秋莫若以間外之事一切付之使淮襄受其節制而又明賜戒勅使

之同以國事為念毋至互相猜忌申嚴敕如高宗皇帝所以戒江上諸將貴其協力以圖事功維揚會府北軍多於南軍若易其帥亦能召變莫若併與其軍從之極邊別擇有威望者以帥維揚至漢東謬守無能為役宜併黜之使不至為主帥之誤萬一事勢孔棘如臣所言出政府之實德重望者以鎮壓之精神折衝坐可制勝此臣拳拳陛下注意將者二也而臣私憂過計猶恐陛下信任將相之誠意左右近習得以間之臣請以唐為喻元宗之相宋璟隨致開元之治一日天早有魃優人作魃戲於上前以傾陷之璟隨罷相蓋璟之為相持紀綱抑僥倖左右近習之不便倡優笑謔若出無心而必有使之者矣以其時攷之王仁皎以后父之貴璟則以築墳適制而爭之王仁琛以藩邸故吏之昵璟則以除官過制而斥之以至內侍貴幸如相思勉者璟心嫉之未嘗與之交談是數人者皆不便於璟者也優伶之戲此輩實使之是羣小能移相權於冥冥之中者不可

不戒肅宗之用郭子儀以其有收復京師之功既授之
以兵柄矣一旦為魚朝恩所讒從而奪其兵及史思明
再陷河洛則又用之復為魚朝恩所沮從而止其詔及
光弼敗於河陽則又用之代宗既立程元振忌功復從
而罷其節度及回紇入寇涇邠雲擾則又用之有難則
責子儀無事則程魚輩是信子儀孤忠自許但知國家
有難則出身以當之何暇與檢壬輩較曲直然天下良
將不多子儀也則羣小能奪帥權於反覆之頃者尤不
可不戒大抵君子立人之朝其進以禮退以義如松栢
之特立如鳳凰之孤鳴斷斷乎無所依憑附麗也小人
枉道以求合苟有可以攀援者疾趨而奏之權臣用事
則附權臣婦寺有寵則附婦寺近習得志則附近習邪
正之分各以其黨觀人之法槩見於斯臣觀近日閣官近
習之徒得以毀譽臣下熒惑主聽其名姓駸駸有聞矣
穴墉之狐不可灌也伏社之鼠不可重也獨不可於
始入之塗而窒之耶易有堅冰之戒詩有桃虫之喻陛

下為賢人君子計為社稷生靈計不以臣位卑言高而亮其忠則臣之幸不然苦語忤時自掇惡詈而去亦臣區區盡忠之職分也薦瀆天威惟陛下赦之 貼黃

臣按照寧初富弼為首相嘗獻言曰執政大臣喜怒係人情之舒慘邪正係朝廷之盛衰執政不和則有司不和有司不和則萬物不治或忿爭於官府或辯別於君前咸蓄不平之心舉無至當之論此為執政不和言也今二相不合臣願申弼之言而勅戒之大臣協和則賢和朝而物和野天下之福也臣又按秦王廷美以罪貶房陵責咎憂悸得以令終太宗皇帝每念天倫必悲泣不已未踰三月立其子德恭予之供瞻大臣宋琪謂此舉捨過恤孤足以感動天地比者奸臣以濟邸葬於西溪泥淖之中鬼如有知必能為厲天怒民怨職此之由欲乞聖慈惻然動心命有司以禮改葬以妥其神乃俟國本既定然後為之立嗣以釋天怒以弭民怨非細故也臣第一劄首尾所言信而有證俱在國史併乞睿照

丙申九月封事

臣伏觀詔書以季秋中辛明堂歲事之夕天大雨雷非時發聲明威震怒炳然甚著令小大之臣下至民庶推原致災之由敷陳消變之策凡朕躬過失朝政缺違悉意以言豈靡有所諱臣跪誦感泣昧元進言臣嘗觀先儒程頤論郊祀明堂之制以為萬物本乎天人本乎祖故於冬至為氣之始祭天而以祖配之萬物成形於帝人成形於父故於季秋為物之成享帝而以父配之蓋古今制度不同然郊尊而明堂親則未始不同也恭惟皇帝陛下季秋中辛有事明堂聖祖神宗實與享之而寧考在天之靈則為尤親於列聖必其享祀之際儼然若見其洋洋之神愾然若聞其嘆息之聲也夫何袞冕方升駿奔在列犧牲未薦琖籩未陳而驟霆傾盆黑潦滿道雷轟其響電爍其光聖心惕然懼形玉色宰執而下跼蹐顛沛不得成禮而退皇天之怒陛下寧考之怒陛下也至矣臣猥以狂愚待罪丞郡引領難赦至於南陬

比之常年臯緩旬日臣誠愛君誠憂國朝夕危慄食不
下咽肆赦既頒驚魂甫定越再信宿復覩明綸則知以
明威震怒之故廣求臣庶之言臣愚不肖竊以為陰雨
為沴雷發非時間亦有之而獨昭示於明禋之夕者此
呈天寧考之積怒至是而後泄也臣請為陛下言其獲
怒之端與夫解怒之道可乎陛下之身皇天寧考之所
眷佑也陛下能敬其身乃所以敬天而敬寧考也麴蘖
致疾過於沉酣妖冶性深於陷溺中宮素以德選有
小星惠下之仁妃嬪多以色進有綠衣上僭之失初秋
踰旬曠不視事道路傳播人心憂疑及蒞正朝宜遠聲
已嬪御異數橫出滋多尤物為崇不惟不芟夷之又從
而封殖之在禮有云子者親之枝也不敬其身是傷其
親陛下一身十三聖責望之所歸千萬世本支之所係
不知持腸席之戒求所以養壽命之原此皇天寧考之
所以怒也陛下之位皇天寧考之所昇付也陛下知天
位之重必知有以厚天叙之典乃所以敬天而敬寧考

也故王何負於陛下而使之魂魄之無依歲時之絕祀
彌遠何功於陛下而保全其富可埒國家簡記其不學
面墻之子竊窺聖意不過曰故王之在霄卽有曖昧之
過故仇之也深彌遠之擅國命有擁護之功故德之也
原不思夫霄川告變非出於故王之本心天知之寧考
知之陛下獨不知之彌遠專權宜受貪天之酷罰天厭
之寧考厭之陛下獨不厭之亂臣賊子何代無有雖在
本朝亦所不免遠而京黼近而檜佐僅能竊弄威福以
毒臣下未有敢行不義戕賊人主之同氣如彌遠之為
者詩有角弓為骨肉相怨而作也乃以民之胥然胥倣
為言故王之寬未伸彌遠之罪未正此皇天寧考之所
以怒也陛下自更化而後立政用人當掃地以求更新
執政大臣當同心而扞王室夫何廟堂造命之地反有
劔佩相攻之風朋左者則議右之機械深黨右者則誚
左之門庭雜民訟在有司面左之館客乃以賂章官職
在朝廷而右之族黨乃以賊敗甚至濁夫黠子久在台

司招權納賄猶如曩日金免晝攫而夜或暗投雞恥日
攘而月猶未已司道揆者若罔聞知但見榻前奏事謬
為恭遜都堂當筆公肆異同斃石不任而棟傾鹽梅不
和而鼎覆慶厯之車主於必行元佑之舟戒其偏重昔
者君子協心為國義同一家今之大臣立黨相傾甚於
仇敵天工之曠如此而陛下方以代天理物望之欲皇
天寧考之不怒待乎陛下自踐柝以來民之死於水火
死於旱荒何可勝數殘金殄滅強敵方興機會雖來事
力未至有妄男子抵掌談兵深入三京尅日恢復輕於
一擲折翅遄歸棄甲曳兵隻輪不返糧食積貯顆粒不
留邊鄙之民殘於鬪戰暴骨如山內地之民困於轉輸
橫屍塞道國威由此損失國用由此空虛范葵子才之
罪於是乎通天矣逆全送死天寶誅之僥倖成功執以
要上西蜀數州相繼淪沒而巨鎮如興元勦於戎馬之
一屯京西八郡莽為丘墟而要害如襄陽空於北軍之
一炬宣和拓地強敵擾邊開禧稱兵權臣函首惟兵與

民相依為生兵端一開民禍因極自寶慶以至於今赤子之殲於十戈者不知其幾萬億孝子仁人以伐一木殺一獸不以其時為非孝豈有天民之死如此其夥而陛下方垂衣拱手以視之欲皇天寧考之不怒得手統有正傳尊無二上人之母一陛下之母三榮邸則所出也沂邸則所繼也壽明太后功冠高孟則天下之母也方東朝無恙時承顏順色凜如奉盈彼二邸者安敢顧之今富室服御竭力奉承恩禮過隆毋敢議者濮園故實載之瑤編充類而言禮可義起何至權度不審彼重此輕以私滅公以恩奪義安知皇天寧考之怒不以外戚有用事之漸乎自古婦寺易生厲階陛下英明神武如日在天便嬖使令安敢預政問之朝野共識姓名何物巨璫輒進淫巧蕞爾近習久怙恩私貴豔妃媿輔車相依能梯羣小能竄忠良能間君臣能亂嫡媵思昔盛時元老一語立去守忠宮中內降深憚杜衍今朝無厚德重望可壓服之弱者畏讒巧者買譽穿社之鼠莫之

敢熏在墉之隼莫之敢射長此不已為釁叵量安知皇
天寧考之怒不以宦官近習有撓政之萌乎臣之所言
獲怒之端者六而解怒之道莫切於陛下之身臣嘗愛
歐陽修之言曰自古帝王雖號至尊未嘗獨處其出而
居外不止百官奏事而已必有經生學士講論燕閑其
入而居內不止宦官宮妾而已必有太子問安侍膳宗
室子弟驩然相接計其一日之中未嘗一時獨處也修
為此言蓋以選立皇子為仁宗勸今愚臣之告陛下亦
如修之告仁宗誠使元良一立國本一正天性之愛油
然而生清明在躬嗜慾日損間有御幸必精必專上帝
降祥篤生聖嗣則選立者歸之舊邨有祥符故事在陛
下何憚何疑而不蚤及此也明禋之五日陛下用漢災
異劾三公故事參之淳熙近比中出一紙罷免二相譬
之人子受父母之譴而不能堪則遷怒於家相而逐之
即日出關之命母乃太匆匆乎古先哲王之用大臣疑
則勿用用則勿疑羣公先正立人之朝道合則留不合

則去清之當去久矣見幾而作屢失於幾色斯舉矣何止於色抽身不勇君子惜之行簡以經筵留果合於進退之義否乎廉恥節禮以待君子故寧損其身不受戮辱一介之士館於公卿之門辭色不順望望去之至於逐客之今已下而又留之士苟為留則亦可賤矣况大臣乎賈誼所謂握重權大臣而有奴隸無恥之心惜其黨無有以此告之而嗜進調夫與其棄鹿而懷麕未免見彈而思炙反從而懲通之也彌遠柄國二十七年天下人望在數十公或屏棄不用或不盡其才苻苒至今彫零殆盡清之當軸收召諸賢聚之本朝最後而德秀至參預命下疾病嬰之文宗識卿不早之嘆至形當饋詩人邦國殄瘁之惜中外所同咨變繼亡了翁又去元夫鉅人稀若晨星陛下既去二相環顧在廷無可當枋用者乃以相印起與之於南海之濱與之天下大老也其如耄及且病未必肯來揆席久虛事權不一惟之鳴復畏首畏尾更相推遜中書之務壅遏不行陛下

起視四海之內風濤如此今為何時而可無濟川作楫者乎臣之所深懼者天下之權不在中書必至潰裂四出或在外戚或在宦官或在近習女寵唐之世進退大臣聽命闈寺流弊之極遂有定策國老者出焉臣言及此不勝履霜堅冰之憂陛下聽之且為曲突從薪之計何况紹定小人之渠魁有表表在人耳目者朵頤羊鼎之日久鑽頭鼠穴之巧深曩者予祠有命舉朝之士重足而立交口而爭衆怒難犯成命逆寢今者無故又予之祠豈真冥之中有為之地者乎臣謂世道升降之機君子小人進退之會但卜之宰輔何如入耳為慶厯元祐今日也為崇觀宣政亦今日也然而為慶厯元祐則難為崇觀宣政則易天其或者與之宿疴頓蘇筋力猶健蒲輪一出豈不副蒼生霖雨之思如其不然彼老姦者牽引而至則天下之事去矣臣去秋輪對妄生臆料惟恐曾布韓彥不相能而小人京得以求之趙鼎張浚不相下而小人檜得以繼之使此狂言不幸而中如宗廟社

稷何臣願陛下審於擇相參以人望毋為左右毀譽所惑謹於用權要使常在中書毋為旁蹊曲徑所移一相得人庶明勵翼求所以當天心而合人心者必以伸故王之寬正遠相之罪為第一義也前者二相雖所用有先後均為受遠相之知豈無是非之心而動有牽制不得以直遂其欲今已用如性之鳴復台而未至如與之與夫人望所屬之諸老皆非託身於冰山者必能陳大義以廣上心必能主綱常以扶世教遷西溪之陵而即之高爍擇諸王之賢而主且奉嘗若夫彌遠之家縱不忍籍之獨不可籍其僕妾乎彌遠之爵雖不忍追褫之獨不可誣其謚號乎彌遠之子縱未欲禁銅之獨不可勒之休致乎執政大臣以大公存心以中正許國出一號令行一賞罰於其命令始出之地其直如矢而又端之其清如水而又澄之則諸閭稟神算於帷幄必不至於跋扈飛揚戚里婦寺近習之徒受威令於朝堂必不至於譸張為幻而又旁招俊乂列于庶位以備經幄之

講論以充扈從之顧問君心正而朝廷正而百官萬民
 正于以迓續皇天之命于以簡在寧考在天之靈轉災
 為祥易禍為福臣所謂為慶歷元祐難者則易將至矣
 臣嘗面覩清光冒進人君不可欺天人臣不可欺君之
 說陛下溫顏容納不斥不怒昇以祠廩甫及踰年又起
 家以半刺寵之隆天厚地恩德難酬寸草報春寤寐在
 念竊見先朝名臣司馬光通判并州日當仁宗春秋方
 富而首抗建儲大議乃定其時在朝公卿所難言者而
 光言之仁宗不以位卑言高罪之也臣才品庸陋於光
 無能為役然葵藿向陽心寔同之敢因明詔之下控竭
 胃臆冒進狂言亦惟恃陛下有仁宗之明故臣得以效
 光之直也干犯天威罪當萬死惟陛下赦之

按本傳載此文有隱

刺覆絕彼嬉尊寵網淪法數上行下效京卒外兵狂悖
 迭起數語篇中不載應有脫誤又按本傳邁於淳祐中
 知節武軍在郡奉詔以亢旱求
 言驛陳七事令永樂大農本關

欽定四庫全書

臞軒集卷三

論

高帝論一

宋王邁

撰

人惟有所不為也而後可以有為惟能忍於其小也而後可以成其大古之人有行之者高帝是也何謂有所不為也而後可以有為天下之大非利於小者所可圖也匹夫匹婦之爭止於簞食豆羹而已也於此而有人

焉不惟不爭之而且遜諸鄰而不受則一鄉之人莫不
畏服之矣為一鄉之所畏服則一鄉之事彼固可得而
辦之也推而上之其不取者愈大則其所辦者愈遠無
他人以其所不為信其能有為也項羽以蓋世之氣直
欲摧岳岱而傾河海然觀其心度之所安大抵知有楚
而不知有天下故其貪戀故國之榮不啻於畫錦之快
是其志已可悲也宜其天下不得而有也高祖微時貪
財好色之心本錮其中及至入秦之日至玉帛子女曾

不以動其痼疾是何貪於前而廉於後也其心今日之
所欲固甚於前日之所受者也前日之所愛者溺馬今
而能果敢決烈以求自出焉此其所挾持者甚大氣量
甚高志趣甚遠秦關百二之險帝固得而隘之矣楚衆
百萬之強帝固得而弱之矣范增之徒方且刮目於其
旁其敢以平昔在山東者而藐之哉劉項成敗吾不決
於垓下之圍固已決於項羽眷戀歸楚之日高帝入關
無所取之時矣何謂忍於其小而後能成其大天下之

大非有以容之則天下皆吾敵也少年豪傑之徒拔劍而起挺身而鬪此不足以言勇也天下有大勇者有上人之志而能甘心以下人有集事之謀而未嘗與事爭勢忍小忿而成大謀屈一時而伸於後日此則勇者之所畏也方天下發難之初秦兵常勝逐北羽獨破秦軍虜王離走章邯降欣翳兵鋒所加至必糜潰及聞高帝先入關則瞋目裂眦忿如驕鷹猛虎之不可犯是故每與漢戰有勝無負吁亦壯矣而高帝則惟恐其戰之不力而勝之不亟也鴻門之役鋒刃蹈前而不之忿也彭城之敗睢水不流而不之駭也失衆於滎陽跳身於鴻門中弩於廣武生死患難迫其前而其心則休休如也置太公於高俎而不以為辱棄二子於後車而不以為憾南鄭之遷出節從之鴻溝之約強顏受之寧為之推挫困躓而不願較其是非曲直也寬之使不吾疾狃之使不吾慮豢之以飽其慾驕之以昏其智示其弱而殺其怨待其間而乘其斃然後全其鋒而破之於垓下雍

容談笑遂置羽於死地前日之摧挫困辱者於是乎一
洒之矣嗟夫唯天下之至廉者為能貪唯天下之至快
者為能勇帝居項氏於貪而自處於廉故彼之貪反為
我所利帝居項氏於勇自處於怯故彼之勇反為我所
敗藏貪於廉藏勇於怯帝之術神矣其事偉矣

高帝論二

子房高帝之著龜也帝以聰明精敏照臨臣下蕭曹婁
酈不足以望清光然猶時出一謀一畫以為助帝皆開
獎容納之至於臨大事決大疑處大緩急未嘗不以質
之子房甚矣子房之有大造於漢也自今觀之南陽之
捷帝意欲西良乃力陳危道之諫遂得以敗秦拔宛設
無良言則秦攻其前宛制其後能無失機之悔耶武關
方入帝欲繫秦良乃設為益幟之計於是大破秦師設
無良言則以我之寡犯敵之衆能無覆師之懼耶既敗
秦兵西入咸陽即欲止宮休舍樊噲之諫不從遂以問
良良則曰願聽噲言是以灞上之師遽還否則盡於聲

色沮撓軍氣禍孰甚耶衆口盈庭請都雒邑帝乃唯唯
從之婁敬之言未入遂以問良良則曰敬言是也是以
關中之都遂定否則形勝一失進退無據危孰甚耶楚
兵方張力非其敵關東之地孰與守之使帝不以問良
則遣三大將之計無所聞將恐咽喉之地先為敵據天
下安知為我有耶刻印苴茅封六國後事已垂成誰敢
言者使帝不以問良則八不可之說無所聞恐賢士解
體勅敵並興安保其不長亂耶韓信跋扈難制守地於
齊假王之請驕色可掬帝之怒極矣使良不悟於躡足
之頃則信不軌之謀立談而泄况肯終身為帝用耶封
賞方行人懷怨望沙上聚首良可寒心帝之慮深矣使
良不出先封雍齒之言則此曹機械日深或有倒戈震
主之事何以制之耶凡此數端皆切於成敗存亡之一
計者子房能為帝言羣臣之所難言知羣臣之所不知
故曰子房者高帝之著龜也天下已定之後帝溺於愛
欲立如意劉氏之業昔以艱難辛苦而得之者幾嘗試

於一擲叔孫通儒者饒饒於口舌問而周昌且欲以死
守之子房是時若無預於此吕后使人以高枕而卧之
言責之彼豈苟卧者哉端居深念慨然有得四皓朝來
而儲貳暮定矣蓋子房從帝於患難中窺見帝之肺腑
為甚精熟是以察其機而投之商山之老帝所願致而
不可得一旦以太子故盟沐來前帝知人心有屬矣羽
翼之成蓋有所警而動也是則四皓者高帝之良藥惟
子房知其受病之處投之一劑而帝之宿恙即解其功
顧不偉與伊川嘗曰高祖幾曾用張良良用高祖耳吁
有旨哉

高帝論三

自古英雄之君出而得志天下固其神機廟謨弛張闔
闢有非淺智未議所可窺測然至於摧敗困屺倉皇窘
迫之際智窮而無所施力憊而無所用而卒能宏濟艱
難以成大功者此非人之所能為也天也秦失其鹿高
皇帝披荆棘冒霜露以與羣雄共逐之而驍暴強鷙與

漢角立者楚其勅敵也羽奮百戰百勝之威西向以爭天下兵鋒所加飄忽震蕩如暴風凌雨高帝無尺土之階獨以一身橫當乎其衡徘徊反側不能以自定宜若不得遂其志而卒之破羽垓下成功若是之果者人孰不以為帝之智畧足以辦此而奔走前後諸臣預有刀馬余謂不然帝之於天下最無心於得之者無心於得而竟得之天蓋有心於相漢也初帝起自沛中蕭曹皆文吏自愛欲稱兵倡亂恐事不就秦族其家獨以帝為人望所屬故共推戴之以為兵首此非帝有心於利天下也秦兵方強諸將莫利先入關懷王與諸將謀遣長者扶義而西於是帝不得亂此又見帝初無心於入關也自時厥後與項羽相持於崎嶇戎馬間爭頃刻之命屢矣鴻門之圍彭城廣武之圍其備甚疎其力甚窘而皆能脫一生於萬死之中此非天有以相之漢之為漢未可知也方其入關之初羽以百萬之師叱咤長驅目中已無關中矣項伯羽之季父以張良之故為帝緩頰

於羽羽至陸梁且降心忍氣與帝周施於盃酒間及亞
父之謀一發項莊之劍已跳躑而不可禁吁亦危矣伯
獨以身翼蔽於前未幾樊噲得以攘臂而入一怒之餘
羽氣已索帝得脫身於項氏垂涎之口羽之君臣始彷徨
四顧吾屬為虜之言始不知其所從出人謂鴻門之
圍項伯實脫之吾語寡助之至親戚畔之天之奪項氏
之鑿而喪其魄也久矣彭城一役帝方哆然高會不虞
楚兵之躡其後及一覆於睢水之上三匝之圍未解而
大風冥晦帝謹得免此固天之相帝昭昭者不必深論
至如滎陽一戰羽聽增言兵圍愈急是時漢之援兵未
至楚全而漢孤事勢緩急不問可知紀信在軍中時碌
碌無聞非有智謀勇畧出諸臣之右者一旦乃能奮不
顧身稱降誑楚帝既突然而歸而信之肝腦已膏於楚
人之斧鉞矣信之此舉誰實使之或者天心眷眷於赤
帝之子則必假手於草莽之臣不然漢事去矣信之一死
劉氏四百年社稷於此乎決是豈可以易言哉遲遲喻

年而有廣武之役羽張其撫劍疾視之威帝非不知力
非其敵而乃致辭問罪從容暇豫於平時今觀其責羽
之辭義氣激烈天如不聞則已如其聞之寧不為之感
動乎想夫伏弩潛發之時天地鬼神已森列於漢王之
左右是則帝之所不能為者人也所能為者天也生死
臨乎其前帝不為之少懾者亦恃其有此爾楚雖強其
如天何哉垓下之敗羽始有此天亡我之言何知之晚
也他日帝君告呂后亦以布衣取天下歸之天命帝可
謂自知之審矣

高帝論四

楚漢興亡之事既歸之天及觀高帝平日駕馭韓信與
信所以自取亡者亦卒以天斷之何也前乎為帝之勃
敵者羽其一也後乎為帝之所忌者信其一也高帝終
日惴惴然不得休息者蓋其忌信之心尤甚於畏楚也
然竊怪高帝之疑信心迹凡幾形露信獨不自疑者天
奪其鑿也帝知信之英特其志甚大非甘心處人下者

故當其請兵自將之日帝已長慮却顧毅然舉兵畀之且知信於是時雖得兵未可以有為也及帝敗兵於成臯自稱使者入信軍中至其卧内奪其印綬麾令諸將而易置之疑信之迹已形露矣且軍中自當堅守不聞天子詔周亞夫尚能言之獨不之悟乎越明年而信有平齊之摠乃執其功以要主假王之請德色可掬愈有以重帝之疑也帝雖疑之不即舉兵以攻之者強楚未平無信不可又恐信挈齊以歸楚合謀以并漢則般全而我孤是故棄千里之齊以畀之使之自戰其地自兼其衆又自王其國為信者盍思夫而雄不可以並立必求其終焉之計而後可以無恐乃入於籠絡之中而不自知王齊之席未煖而又引兵為帝擊楚武涉之說如水投石且念帝解衣推食之恩竟不忍叛吁信誠不忍於負帝矣豈知帝之忍於信耶及帝既會諸將於固陵與信期而不至帝之心皇皇如也用張留侯分封之說信乃肯來共成滅楚之功楚既滅則帝可以無求於

信矣於是龍襲奪信軍徙之於一隅之楚是時疑信之心雖庸人孺子皆知之信猶不少悟也雲夢之遊帝以市井之計旋之君臣之間信至此方知帝心之有他矣欲發兵自度無罪欲謁上恐見擒方且斬鍾離昧以求媚於帝且昧為楚亡將漢初捕之甚急信欲匿而終發之是自暴其罪也而可乎方信在齊之日誠知帝不可以久處據千里之齊納交於楚且攻且守以為後圖則鼎足之勢成天下又生一敵國矣成敗之勢雖高帝不能保其往也信不出此初謂漢王親信我不奪我齊既奪之齊又謂我無罪既見擒指知漢王畏惡其能以信之料敵制勝如彼其明審而獨拙于身謀顛倒於高帝機械中卒為漢嚮此豈非天奪其鑿乎觀其告帝之言曰陛下乃天授非人力也信知帝為天授則然矣亦知天奪其鑿至此乎嗟夫項羽以拔山之力及其敗也則以為天亡韓信以蓋世之豪及其見擒也則以其主為天授曹操以暴武雄鷙之姿垂歿之際則以天命自解此三

人極其力之所為何向不濟而竟止於今日所觀者是
知天之不可以人力勝者蓋如此

高帝論五

甚矣利交之不可保也盜入主人之室主不能制有出
廝役之徒奮臂而力駁之主賴以免一旦執其功以徼
主予之千金不足以飽其欲也於是日夜不肖之心生
主悟其變則必拘之有司而殺之嗚呼始以其有利於
我也故賞之以為恩終以其不利於我也故殺之以為
仇既以利合必以利睽人心之可畏蓋如此君臣以道
合者也湯武之於伊呂成王之於周公其事不可得而
見矣末世君臣之始交也上以利示其下下以利徼其
上上下下各徂於利自謂其赤心相保永矢不叛天地鬼
神實臨之一旦利盡隙開事或非望則養虎養鷹終日
勞人主之機而為臣者亦自懼其兔死狗烹之禍於是
乎岌岌不相保矣亦孰料世變之降高帝君臣之交曹
市井要約之不若乎且楚漢紛爭之初彭越首以人傑

起兵未肯以身輕屬乎人也及漢兵敗於梁北奔於睢水帝使人以將軍印綬賜越越乃肯來彼固有所邀於帝矣英布負九江之險身雖楚臣而附楚之心則未堅也及漢興兵不利於彭城而後隋何緩頰於布彼及伏劔來歸帝於一見之頃以王者之禮待之正所以餌之也韓信以一世人豪雖在窮阨無聊之中而猶不輕托身必擇主而後就崎嶇自楚來未知帝所以處之者何如一拜登壇其禮之賜信之血軀固不得不以許帝也夫以信之善戰自負其能謂天下莫以敵譬如神龍虓虎不可羈紲制而豢養得方其三子之身未有所屬也使從漢則無楚從楚則無漢兩無所從則可與楚漢分天下而立高祖將以得志於天下不得此三子為用則項氏終不可得滅是故予三子之賞不得不優封三子之地不得不厚天下已定之後越反於梁信反於楚布告變於淮南勢利窮而機械生間隙開而疑忌至是故誅夷斬艾之禍有不得而免然則由前日而觀帝之

厚於三子者非帝之褻也利誘之也由今日而觀帝之薄於三子者非帝之忍也利奪之也故君子於賜越印綬之日已知其有祖醢之變於供帳飲食之時已知其有發兵坑孺子之事於擇日拜將之日已知其有鐘室之禍方三子之未為帝用也帝不得不極其富貴既極其富貴矣三子不得不反既反矣帝不得不誅事變之來何有紀極勢利之拘雖高帝之智不能保其往也然則君臣之間必欲情實相孚息義交結哀榮壽考終始無間可不於其初而謹之

高帝論六

國於天地必有與立三綱五常是也堯舜之所以帝湯武之所以王不能外是以立國矣余嘗惟高帝之造漢也規模經畫莫不盡其精神心術而為之獨於綱常之大者曾不留一毫之念立國無本不知所以乘裕後昆之道豈其資稟雖高不濟以學氣質之偏終不能以自克歟且君臣父子兄弟夫婦嫡庶昭穆人道之大綱也

帝於斯數者莫不有遺恨焉其故可得而論也古人以君臣之典秩之於天曰職曰位皆以天名之其義精矣古之君臣純乎以誠相與者求其無愧於天也帝與羣臣戮力以取天下而既得之後疑臣下之心終始不置韓彭英盧反狀未萌帝先露其機以激之此猶可諉曰駕馭英雄不可以無術也蕭相國在諸臣間最為謹厚者與帝相從於急難之中何負於帝迨至末年韓彭英盧之血肉已盡而相國亦不免於囚此何為者乎蓋帝於君臣之間終日以智術相籠以巧詐相遇一念之誠不加焉古人天秩有典之義掃地無餘是君臣之綱失矣經曰故雖天子必有尊也必有親也帝得天下於羣盜之手慷慨自負及置酒未央之日此正以天下悅且親之時也觀其告語上皇德色驕氣浮於眉宇曾不思前日彭城之後乃翁幾不免楚人之鼎鑊天不祚漢曷至今日方且挾所就之業與父兄較短長若閭巷之子驟致千金之產則施施然驕其妻妾焉帝王以天下養

不如是之薄也擁篲迎門之際家令之言背道傷教不
過以媚帝爾不惟不鄙之而且心善之彼知自天子至
庶人同乎一本者為何等義理耶是父子之綱失矣舜
為天子不念井廩之怨此固聖人感德事然人倫天顯
之念誰獨無之帝既定大業苴茅胙土幾偏天下顧乃
啣微時羨釜之讐其兄之子織賞不及且英雄困躓之
中庸人孺子因得而易之帝之心度如此按此處有脫訛崆峒
之野魯謂一飯之忿尚得以芥蒂於其間乎以一人之私忿

滅萬世之義是兄弟之綱失矣立繼以嫡不以庶古之
道也恩不能以奪乎義夫人之所知也帝至晚年溺閹
閹之愛建儲之議一發殆將以艱難辛苦所得之天下
嘗試而輕擲在廷諸臣多方開說如以水投石之難入
及用留侯計致四皓以劫其從太子乃得不廢方且引
盃歌舞悲鳴躑躅不能自禁且帝最為易曉者一旦溺
於所愛謬戾如此是夫婦之綱嫡庶之分俱失之矣古
者定世系奠昭穆故曰繫之以姓而弗別綴之以食而

弗殊周道然也帝以項伯有鴻門之功曩敬有閔中之說既裂地以侯之猶謂未足而又賜之以姓焉先王建國因生以賜姓昨之土而命之氏則有之矣未聞變異姓為同姓也殺亂其宗支顛倒其昭穆則其置宗正以叙九族者殆為何事乎是世系昭穆之別又失之矣夫君臣父子兄弟夫婦之義與夫嫡庶之分昭穆之別此其道非有難知難行者也以高帝之明猶蔽於此蓋其平日無學以救其氣質之偏而磨其聲色之好加之朝無格非之臣正救其失而彌縫其不逮遂使王道之純全君子竟絕望於帝厥後如文帝之兄弟武帝之父子絕滅恩義淪斲禮法尤可憫笑哀平木祚公卿大臣駢首就戮舅后外姓肆為異圖皆高帝貽謀不善無以示子孫之訓故應有此豈不重可嘆哉因是而觀我朝祖宗之立國張三綱以為綱建五常以為常其於君臣父子兄弟夫婦嫡庶昭穆之間可得端拜而論矣

高帝論七

或曰高帝誠有心為萬世子孫計也當時亦有王佐之才可以共此乎曰有之在朝廷則張留侯在山林則四皓其人也留侯四皓可與有為而不為者獨何歟曰此則高帝之失也且留侯本心蓋欲為韓報仇者初無意於臣漢也方其辭漢歸韓之為韓之心一飯不置及至韓則君已斃死於項王之手於不得已又間行而歸漢矣而此時此心終未能愬然於韓也其後從帝於緩急之中一謀一畫必雍容暇豫為帝言之帝負知人之名孰識其人於進退間矣是故折節以下之而不敢慢赤心以信之而不敢疑委曲以從之而不敢逆帝平日之待諸臣無有不用籠絡之術獨於留侯猶有古君臣質實誠信之風而為留侯者亦德其有知己之恩且知天下之心屬漢已久帝之勢可以平天下也於是悉心竭力為帝成就之而平昔為韓之心至是始泮然冰釋矣是知留侯本心雅不為高帝臣也韓彭英盧於帝有鷹犬之功疑隙一開駢首受戮蕭相國雖以功名自終

而械繫之辱竟不能免留候之所知也赤松之興一動於中見幾而作不俟終日脫去軒冕如棄敝屣鴻飛鳳舉矰繳不及其胸中抱負固有遠者大者帝竟不能盡用之也且帝之論三傑於二子則名之於子房則字之此可以見輕重矣而鄼候之相國乃舉平陽侯以自代而不及留候焉故留候竟不果相是何帝於天下未定則有留候而天下已定則獨不知有留候耶使其翻然遠舉之日帝能待之以父師之禮留之以萬世之計如成王之於周公以公其以子億萬年敬天地之休者告之留候未必不以遠者大者為帝究竟設施也惜乎帝知留候于始而不知留候於中也若夫四皓之於留候又有矣先儒謂四皓救天下極人羣之心本與高祖同帝已定天下則四皓可以去此言得之矣竊謂四皓之才要是帝王之佐秦不能用故寧終其身於商山之不肯北面穀函之地帝願屈之而不能致者彼蓋度帝不過以秦漢人物待之爾是以不屑於命駕也晚年

以太子之故聞留侯之言翔而後集是其心何嘗一日不在蒼生哉帝於是時誠能以欲為萬世計者端拜問之願在下風而又托之以六尺之孤寄之以社稷之重吾知堯舜君臣之事彼可優游談笑而辦之矣奈何其儲位方定而白駒之足倏然長往有不可得而繫歟嗟夫留侯之去帝可以留而不能留四皓之來帝可以屈而不能屈高帝之功名可業於是乎終矣君子於是乎絕望於漢矣豈天未欲斯民見三代之治耶

欽定四庫全書

臞軒集卷四

宋 王邁 撰

論

文帝論

文帝仁柔之主非有武之剛銳宣之嚴毅也及參稽帝之行事見其居重馭輕總攬大權雖武宣之君不能過而後知人君如帝正所謂仁而有勇寬而有制者也方其乘諸呂既誅之後自代入繼習見南北兩軍之權能

為社稷之輕重故於天下未定羣臣反側未安之始即拜宋昌為衛將軍以領之及天下已定人心已安又恐此曹之恃恩怙寵漸不可長也於是不二年間即罷昌之兵柄一乎吸指麾之頃兩軍權自天子出也故小而信近之臣稟命惟謹不敢竊弄威柄於冥冥之中大而元功宿將奉身寅畏凜乎如履淵水之上百司庶府不敢慢令於其內諸藩侯王不敢抗衡於其外吁何其壯也且七國之變不遽發於文帝之時者人謂吳楚包藏叛心已非一日之故惟賴文帝優游而涵容之故其謀無因而發景帝用晁錯削地之策如激其變竊以為不然以文帝之時觀之蓋未嘗無間隙可激諸侯之反者淮南王長首犯不軌死於蜀道當時有尺布斗粟之謠此有可乘之隙一也而七國不反濟北王興居與平勃之徒共平諸呂以封爵不如意而謀亂亂卒起平之此有可乘之隙二也而七國不反帝太子與吳王濞太子爭博以碁局殺之吳王怨望失藩臣禮此有可

乘之隙三也而七國不反有此三間之可乘而七國終莫為變者非不欲為也文帝收兵權於其上七國退聽於其下雖欲為亂而不可得也嗟夫文帝天下之仁君而能果於用天下之權此其所以不可企及歟昔者聖人作易至巽之卦而教人以用巽之道其象曰重巽以申命至繫辭又以行巽權言之夫巽者柔順之謂也聖人懼夫柔者之易玩而順者之易狎也故於出命之際先庚三日以令之猶以為未足必後庚三日以申之庶幾可以警天下之耳目而巽之權得以行焉仁之至義之盡也古之人有得巽之義而能用天下者文帝其當之矣

文帝論二

甚矣私心之未易克也太上無私其次則有私而能克人之德性本自高明一為私慾所蔽則意念顛倒舉止輕浮外無威儀足以臨人中無操守足以行善發於其心害於其事姦言始得以亂吾政利口始得以覆吾邦

凡此者皆私慾之為害也是以人君能格物致知正心誠意就道親賢問之辨之明所未明篤志勵行精之一以守所難守私心邪念一切屏除天理昭融內明外映杲日中天羣陰自伏此二帝三王所以中天地而立極也漢之文帝其亦勇於克其私者歟何其見善之明而用心之剛也方六飛之幸渭橋有犯清道之蹕者帝怒必欲寘之極憲一怒之餘人命係焉私欲害正莫此為甚及一聞廷尉持平之言則釋然而悟犯者得免於死至於朝東宮之日宦者趙談得以驂乘人主舉動萬物所瞻一溺於愛悖道至此及一聞袁盎之諫隨即下談畧無番難之色此二者猶可諉曰仁厚帝之天性故其釋犯蹕之怒為甚易而刑餘驂乘大有損人主之威故改之亦無甚難也鄧通近宦之最昵者也鉅萬之賜銅山之寵其所以貴幸通者出於內廷之右矣一旦立朝少有急慢丞相嘉至府出片紙以擻之如召嬰兒帝不敢庇之也雖欲遣使召通而又恐丞相之威未伸

必紓徐以待之度通已困辱然後遣使謝丞相而召之
初未嘗冥忿怒於其間也其後新垣平之詐一蠱其心
立廟之舉非所以為訓也未幾而姦狀自白則孥戮之
刑曾不少貸自五帝之祀領之以官未嘗躬往蓋絕口
不言鬼神之事者終其身非勇於克其私者疇能爾哉
夫帝能敢於肉刑之除而不能免犯蹕之怒能安於服
御之減而不能無驂乘之非能正元舅之刑而不能杜
倖之侮能除宗廟之秘祀而不能不為神仙之感是皆
私心有以撓之也使是數者而不能自克焉則怒者不
息是枉法也非者不格是啓寵也侮者不懲是長惡也
惑者不悟是迷復也又何足為文帝哉惟於其所為私而
能免之則已徃之愆渙然水釋自新之善昭映方來至
此則大舜聞善若決之時成湯改過不吝之日夫子所
謂觀過斯知仁文帝其當之矣

文帝論三

天下之事最不可以有心為之有心於用其剛則剛者

狎之招也有心於用其察則察者欺之本也是故惟天下之至柔者為能剛惟天下至寬者為能察觀文帝之事則可見矣文帝以仁柔帥下當時稱為寬大宜若臣下可得而狎之而實則凜然不可犯武帝號為英明之主持法又嚴於文帝宜若可以杜左右之欺而實則易於狎侮是豈可以無辨哉簿昭文帝之母弟一旦以殺使者之故文帝以義制思寘昭於法太后雖存不可得而庇之武帝之立受制母后曾不得一舉手及后崩帝始得以有為是后戚得專政於武帝之時而文帝則無之也絳侯親握天子璽而授之文帝功不細也告變之書帝一聞而生忌使廷折簡以召之極其困辱僅免於死而武帝初年武安侯為丞相擅人主生殺之權帝莫能禁如所謂君除吏盡吾亦欲除吏等語君弱臣強於勢甚舛是功臣得擅權於武帝之時而文帝又無之也魏尚守雲中首虜差六級似未為過而幕府以聞乃下吏奪之爵而武帝時李廣利捐五萬之師閱四年之久

從事於宛及其歸也不過得駿馬數百蹄而止而兩侯
三卿同日並拜得二千石者百餘人是以邊境之事得
售欺於武帝之時而文帝亦無之也文帝入宮夜拜宋
昌為衛尉領南北軍不二年即停罷之操縱予奪不以
兵權輕假人而武帝初遣李陵援貳師軍陵不受詔又
遣路博德迎李陵而博德亦恥為陵後距是兵將之令
不行於武帝之時而文帝又無之也張武帝藩邸之舊
臣也受賂金錢事覺以賞愧之故由代采官不過郎中
令而止武帝時田蚡受韓安國五百金印即召為北地
都尉受王恢千金諷太后使不誅事竟不發是贓汙之吏
得容隱於武帝之時文帝又無之也新垣平之詐既與
之立廟此固文帝一時之惑及其姦狀既覺不旋踵而
諫之斷在不赦而武帝信李少君丹砂可化之言聽粵
人祠鬼有效之說及方士候神無效驗而公孫卿猶得
以為解終身不悟是姦倖之徒得肆意於武帝之時文
帝又無之也疊是六者而論之文帝豈真仁柔武帝豈

果嚴毅哉

文帝論四

賈誼天下之奇才也得君如孝文而以不用死人孰不
悲誼之不遇然則文帝果棄才之主耶吾有以知其故
矣帝方即位召田叔問以天下長者叔曰臣何以知之
上曰以公長者宜知之於是叔以孟舒應詔夫一舒之
用不足道也而帝心所向則可知矣一時大臣自絳侯
外張釋之直不疑馮唐諸公皆心知其為長者皆用之
此帝之所見也誼一見帝相得驩甚一歲之中自博士
而陞中大夫帝之愛誼者不薄矣誼之血氣方剛世故
未熟挾其有餘之才睨視漢廷諸臣欲出其上帝心雖
愛誼而不敢決誼之用舍也一旦有請於帝首以改正
朔易服色紛更制度為言帝於是得誼之為人矣吁亦
孰知帝愛天下之重有於愛誼者乎漢興至此甫二十
年高惠之仁漸於人者尚淺也流離之民僅及息肩
正猶痼疾初奮勺飲圭黍方入口腹而或者遽欲搥撼

之故恙幾不復作乎此固帝之所畏也又况重以紛亂諸事之讚出於帝平日親信者之口雖欲使誼一日安其身於朝廷不可也何也帝愛天下之重固有甚於愛誼也雖然長沙告行之後帝豈忽然忘情於誼哉度之帝意毋亦謂少年圭角未除曾不知老成之為定慮屈者伸之基栽培封植以大誼之所受是帝之心也宣室召還之日其霜降水涸之時乎誼於是時閱天下之理義頗多於疇昔矣誼方且喜其前日之摧折乃所以為今日之發生而帝亦未敢以故態待誼必欲其少年英銳之姿歛而為元老之事業而後帝之願畢矣治安一策欲帝立制度為萬世計其論非不切至也奈何以三表五餌之說參錯乎其間使一時君相得見其踈故制度之說雖可亦因以廢豈不重可惜歟大抵帝之本心惟謹守高皇帝之規模涵養天下民命而已利口如嗇夫之徒必痛懲而勇絕之誠恐此風一長有以激天下之多事則誼之不及究其說施者君子固不可得以病

文帝余嘗因是而論漢高文帝所用相臣皆重厚之流雖文雅不足而於天下事變練熟已深故不至輕舉而妄動自申屠嘉為相之前類皆持重鎮靜無智名勇功表表在人耳目者天下陰受其和平之福申屠丞相薨明年晁錯用事一轉臂間如癰疽速潰而不可殺朝無老成使新進之士得以變亂舊章騷動政令此豈天下之福哉故曰誼之不見用於文帝雖誼之不幸實漢家社稷之幸也

文帝論五

余嘗觀賈誼弟屈原賦因以究觀誼之終始而後知文帝未為不知誼而誼誠不能以自知也且誼之見知於帝以吳公一言也吳公之薦誼亦惟稱其能通諸家之書為經生學士之事也公以經生學士薦之帝以博士處之豈不為量能授職哉既官之博士矣而又陞之中大夫帝非不知中大夫為有政事之官而願使誼書生為之者蓋欲以此試誼之施為也紉更常度慢易故老

少年習氣色已呈露於是決知誼之才可以言文學而不可以論政事矣未幾而出傅長沙焉漢家制度以明經學士為候王師傅不特誼一人也董仲舒王吉貢禹諸人皆以文學居此位此正漢人中外迭補之法而誼獨不屑於其職弔湘之作悲鳴躑躅殆不能以自禁多見其不知量也夫道之窮通有命存焉無故之變聖賢有所不能免要在吾所以處之者如何耳人必有大患難而後有大植立而有道之士履坎險如夷塗遭變故如無事存神於我而榮辱得喪所過者化如太虛之一塵孔孟之處世變用此道也柏舟仁人不遇之詩也而曰威儀棣棣不可選也何嘗怨其焉不遇北門大夫不得志之詩也而曰天實為之謂之何哉嘗恨其其不得志考槃在澗碩人之寬賢者不自知其其澗隰桑在阿其葉有攤君子不自知其其在阿必如是而後可以為窮理盡性之學又况誼今日之遇未為不盡其才者獨少容忍而靜俟之憂喜欣戚橫於肝鬲悻悻見面如小文

夫曾是謂之知道乎其後宣室召還之日又不過出為梁傳而已甚矣文帝審於知誼而誼獨不能以自知也雖然誼誠竒才也而迄不為漢大臣元老吾於此深有感先王用人之制也先王之制限人以四十而仕者蓋欲其磨礪世故之深漸漬禮義之久而後用之以責其成也使誼獲生於先王之世限之以四十而仕之制誼未必不為成德之人吾又嘆夫後世誘天下以爵祿之具其斷喪人才者豈少哉

文帝論六

昔者聖人執皇極之道以御天下寧與天下從事於廣大樂易之中毋寧驅天下日就於隘狹蹙迫之域寧使精神心術運量酬酢猶有所遺而不敢盡毋寧使文理密察光芒必露一窮而不可繼是以愛天下為甚重慮風俗為甚深非淺識未議可得窺測也余觀賈誼言文帝時每事有不滿人意剝簾器剝吏奪金等事未嘗不嘆其時禁網失之太疏是必有所見矣及觀酷吏傳見

景帝時所用郅都甯成之徒行法獨先嚴酷時以蒼鷹乳虎目之此風一長其後如義縱以鷹擊鷙為為治王溫舒以窮治奸猾為能而吏民益輕犯法南陽齊楚燕趙之效盜賊蠡起攻城邑取庫兵殺二千石者跳梁而不可禁至遣御史中丞以督之而猶莫之過也又遣繡衣直指興兵捕而羣盜盜竄亡山澤無術以處之於是始作沈命之法盜賊若發發而不捕二千石以下者皆以死坐其後小吏畏誅雖有盜不敢發府亦不敢言上下相匿以避文法而後知天下之事正不容過於用其察也有郅都甯成之徒其勢必有義縱王溫舒之吏治有義縱王溫舒之吏治其勢必有南陽齊楚燕趙之盜既有南陽齊楚燕趙之盜其勢必有繡衣直指之使有繡衣直指之使其勢必有沈命之法有沈命之法其勢必有上下相匿以避文法之弊束之欲其急而犯者愈縱撲之欲其滅而趨者愈炎隄防日密而罅漏日生檢柅日嚴而姦軌日甚反而思之文帝初年雖有巧詐暴戾

之習而帝法不加察刑不必嚴者蓋以君子長者處其
身而待天下亦以君子長者之道彼雖薄而吾待之以
厚彼雖詐而吾示之以誠養天下安靜和平之福而壽
風俗之脉於無所終窮之地其為慮豈不深遠歟景之
忌刻武之剛烈宣之聰察皆不足以進此故曰天下之
事要其終而後見仁人君子之心

景帝論

論東都之明章不可不論西都之文景蓋明之忌刻似
景而章之長厚似文參前證後則景帝之失浮於明帝
而肅宗之善過於文皇也遠要不可以無辨西漢自高
帝創業嘉與宇內從事於廣大樂易之域寬仁一念為
漢家社稷之根本文帝繼之仁增而愈高澤浚而愈深
為景帝者不過守高祖立國之意益從而培植之則漢
家之元氣日充民心之戴漢愈固夫何刑名之習先入
其心任用酷吏郵都寗成之徒以毒天下至使公卿大
臣駢頸就戮高文累世之澤殆幾斬焉河汾氏不以之

預七制之列者蓋惜之也若夫明帝之察慧咎不在帝而在光武光武矯先漢之枉凡事必過用其聰明方明帝為東海王時正在童州之中而能知懇田之弊光武即期之以察慧至以庶代嫡而不以為過不知人之一心先入為主雖終其身湔洗不盡明帝既以慧察見喜於光武異時設施君子得以覘其終是則帝之刻薄光武有以遺之非如景帝之忌刻出於天姿之固然非其父祖之過故曰景帝之失浮於明帝者以此章帝承明帝苛政之後亦難乎其為繼矣而章帝則能代虐以寬除苛解媵如楚王英之獄淮陽之囚知其無辜必為之洗濯其舊染而更除其禁錮輕徭薄賦與天下休息而又能容受直言朱暉之面折廷諍則溫辭以慰勞之崔駰之為人告許不特恕其罪又從而寵褒之蓋其性姿本自慈祥凡所設施有厚無薄一時風俗駸駸近古是以明帝苛政之失朱遽形見蓋有章帝以蓋前人之愆也若文帝承高惠之餘故家遺俗一本寬仁帝蓋習聞

而稔見之故能謹守家法罔敢失墜非如章帝親承前世之苛政能反而為今日之愷悌也是以為文帝之寬仁易章帝之長者難故曰章帝之善過於文皇遠矣嗚呼以文帝之寬仁不幸而有景以明帝之慧察乃幸而有章讀史者試思之

武帝論一

昔者嘗疑漢文武之事矣文帝之詔三十有六而為民下者不啻大半而遣謁者問所不便安僅見後元十二年一詔而止至如武帝之詔無愆然無意於民者遣謁者行天下存問致賜則元狩元年也遣博士六人分行天下存問鰥寡廢疾則元狩六年也遣博士等循行告諭人之重囚具舉以聞則元鼎二年也遣直指使者繡衣持斧分捕盜賊則天漢二年也且遣使以宣人主之德於天下此人主盛德事也今武帝所遣問勞之使多於後元謂無意於民不可也而治效反與文帝相反獨何歟蓋嘗讀郭橐駝傳而得其說也橐駝古之善種植

者也或移徙木植無有不活他人雖窺伺倣慕莫能加焉或問其故則曰吾非能使木之壽且滋也惟能順木之天以致其性耳忽動慮去不復顧其蒔也若子其置也若棄則其天者全而其性得矣不善植者瓜其膚以驗其生枯搖其本以觀其疎密而木之性日以離矣雖曰愛之其實害之故不我若也然則文帝之於民善植木者之順其天也德化行而民知禮義農桑勸而民知力田恭儉尚而民知朴厚之從肉刑除而民知有生之樂所以培固根本而全生民之天者至矣又安在其遣使之紛紛者乎武帝則反是矣殘民命於開邊括民財於平準法嚴令密輒陷民於無辜至於遣使之際陽為撫摩陰實煩撓今日使以命來曰官命恤爾饑憫爾貧明日又以命來曰爾有利官為爾興之爾有害官為爾除之車轍紛紜冠蓋駢聚民困於道路之將迎若於朝夕之號召且不得暇又何暇蕃其生而全其性耶此所謂瓜其膚而搖其本非惟無益而又害之者也因是

以觀文帝一時治效自其外視之類不甚快人意禮樂則不興外夷則不服符瑞則不至然二十三年之治邦本民心牢不可動謂武帝之禮樂未興歟則百度修舉郊廟告成矣外夷未服歟則南粵之首垂北闕矣符瑞未至歟則天馬芝房歲不絕書矣然而根本既戕雖強何恃是所謂采人之苗方喜其勃然而興不知其槁之無日也故觀橐駝之植木而後知文帝之得觀采人之揔苗而後知武帝之失

武帝論二

漢自高皇帝脫畧邊幅嘉興天下之士周旋於功名之會天已已定始思為休兵息民計而一時大臣皆相從於智名勇功之域而不敢激天下之多事文帝執繩墨以用人才故廟堂大臣邊閫將師皆高惠時重厚舊臣為之而利口如嗇夫者必黜紛更如年少者必疎刻薄如家令者心斤至於晚而從容言論猶慨然於絳侯東陽侯之長者蓋其不敢用少年輕進之人以息功利之

爭以壽風俗之脉高文立國本意然也武帝今日所得之才奈何其不然歟帝負英特之姿思夫一日非才不足集事是以多其塗而誘其進大其門而不限其來曩時抱竒矜節困於芻牧賈販奴隸醜虜之微者皆得洗濯磨礪以赴功名不可失之機會君子安得不嘉其振作之雋功而健其招徠之銳氣哉然徐攷而極論之人才之多非武帝之福也彼其好尚之意偏容養之量狹一見天下之多才為之囂然欲作而不能以自定方且與之角逐於事變紛來之中而高文所以集天下安靜和平之福者至是無餘脉矣平日周旋左右雅與帝合者內則寬宏之相外則衛霍之將也否則趙張桑孔其人又否則臯朔朱嚴其人也皆喜生事者也皆巧持論者也皆突梯脂韋甘以妾婦為苟悅者也帝有所為此曹揣其意旨有一能一藝可以自效者皆乘其機而急投之帝方竊自賀以為蓋世功名此曹可以立辦不知反為之蠱其慾以鴆其心障其明而錮其習則帝之

肺腑皆非已有而所得之多賴以為已助者至是皆為已累矣然則武帝亦何樂於人才之盛哉雖然帝誠有志於功名者也所得之人非不多莫克自愛顧激而為一切之好是則可恨也輪臺之詔帝至是而年七十有五矣而能盡知昔日強悼之事深自悔咎一切更改於斯貝也嗜慾之機息清明之慮生且環視在廷諸臣無一深沉雅量之士可託孺子之天下乃舉而屬之木強之霍光且光之沉審詳密出入殿門郎吏察之不失尺寸帝知顧託之重不敢輕以付人惟光足以勝其任也是以一旦拔之帝調之中毅然以大事寄之一動足以鎮浮片言足以請亂觀其輔少主定天下之日首述文景之事以培植其本根室武帝興利之言而惠澤復流有以祈天永命則光之力居多焉夫以帝之晚年力衰意怠而猶能見及此輪臺一詔發之也

武帝論三

天下有尊德重道至賢之君而後能用守節仗義正直

不屈之臣其好賢樂善之不出於誠心而區區禮文徒
足以緣飾於其外者雖有社稷之臣不可得而用也武
帝之待臣下鮮克由禮獨於汲黯奏事或時不冠則避
之帷中使人可其請此帝盛德事也然黯之進言未嘗
一聽畫策未嘗一用宏湯之阿諛順旨皆躡進而驟用
之至謂黯為甚戇謂黯為不學謂黯為妄發不能德其
身一日安於朝廷之上淮陽之遷以召許之而十年不
得調則前日之不冠不見者徒為如是之深文厚貌也
且淮南王謀叛獨憚黯而不敢發是其節義忠信足以
取信於蠻貊而帝獨不之知乎昔者司馬遷以黯為鄭
當世之流匹故作汲黯傳而班固作公孫宏等贊又曰
質直則汲黯卜式以余觀之鄭當時雖有推轂薦士之
能然在朝常趨和承意不敢甚斥臧否視黯之正直不
阿烏能無愧卜式以財利得幸立朝大節寂然無聞而
遷固乃以黯與二子者並稱是黯之生不見知於武帝
而死又受誣於遷固也雖然自今觀之武帝所用功利

之臣諛佞之士權勢氣焰雖在一時赫奕如許而身沒之後與野馬塵埃漂蕩滅息而黜之剛聲勁節凜然與秋霜烈日爭嚴至使千載之下讀其傳者想見其人起敬起畏之不暇則雖生為武帝之不用死受遷固之見誣亦何傷於黜哉

武帝論四

異端為吾道之蠹賊尚矣入春秋戰國以來諸子百家各以其唇門舌戶簧鼓於時人心為之淪溺聖道為之荆榛蓋至漢興之初其習猶熾未易撲滅武帝之時起絕學於久廢收經籍於散亡所舉賢良或治申韓蘇張之言者請罷之則建元元年衛綰之奏也諸不在六藝之科孔子之術者請絕之則元光元年仲舒之策也二子之闢異端言甚切至異時史筆亦以表章六經罷黜百家為帝之褒是二子當時之言帝亦施行之矣以史攷之殆不其然帝之於經術喜其名而陰諱其實於異端則用其實而陽諱其名綰之請罷者未嘗罷也舒之

請絕者亦非果絕也張湯趙禹非法家者流乎主父偃
嚴助朱買臣非縱橫家者流乎文成五利非陰陽家者
流乎帝之一心攻者甚衆百家之習皆流入其中茫如
捕風無所依據不過假竊儒術之名以瞽聾世俗之耳
目雖然衛綰之奏亦豈真知申韓蘇張之果不可用哉
綰帝之美臣也平日從容帝側逆探帝之心術實開其
端而陽諱其名故設為此奏以逢迎之爾綰不足責也
而仲舒之請亦莫之用何耶竊謂仲舒雖醇儒儒而闔
縱陰陽之術亦自陷溺其中而莫之覺習俗移人豪傑
不免何怪乎帝聽其言而不能絕也秦漢而下以儒自
名不能不為異端所污者亦多矣苟御學孔氏也而是
桀跖賈誼明王道也而習申韓黃老何人而史遷以之
先六經百家七畧何書而劉向父子以之婁亘於吾儒
之列此皆不足深惜者而劉儒如仲舒猶不免議信矣
必純乎為孔孟之學而後可以言正人心

武帝論五

竊嘗觀武帝之臣皆其平日親信昵狎者獨惟霍光汲黯以嚴見憚帝嘗稱霍光可以屬社稷亦以汲黯為社稷之臣及其晚年託光以孺子之天下使之得建大功立大名同漢不朽而黯竟老於淮南之一守社稷事業後世無聞焉夫二人之節義則同而成就則異其故何也蓋嘗思之辨天下之功名者在乎有大臣之節居大

臣之功名者在乎有大臣之量剛毅正直凜然不可犯者其節也含宏光大淵乎不可窺者其量也坤臣道也六二臣之正位也聖人以直方大言之夫臣道以直方為上必欲以大居之而後直不至於抗方不至於褊此坤之所以盡臣道而居大臣之位者所宜法也昔者周公以忠於王家之心可以對越天地而無愧近則冲君之以見知遠則有四國流言之變他人處之鮮有不為之拂於心而衡於慮而赤舄几几德音不瑕周公何嘗致忿怒於其間異時植璧秉珪之書一出精契神交於不言之表故能德澤及萬民勲業蓋萬世者以其大也

然則霍光之能立功名者固其節足以辨之亦其量有以居之汲黯無尺寸之權於漢者豈其節有餘而量不足歟且光之沉靜朴厚人莫見其涯淡郎官拒印則喜而加秩燕蓋流言則謝而不辨其容受之量過人甚遠宜其有以居莫大之功業也黯之為人面折不能容人之過合已者善待之不合者不能忍是其淺中之失已無以為功業之地矣觀其見丞相不拜見衛將軍不拜固其所自負甚高蔑視王公而不為傲也然至於恥居宏湯之下遽發積薪之言出守淮南愠見顏色則多見其量之不宏也乘田委吏聖人安之黯未為不得君者何至欲行其志如此其遽哉吁大臣之果不可無量也如此



